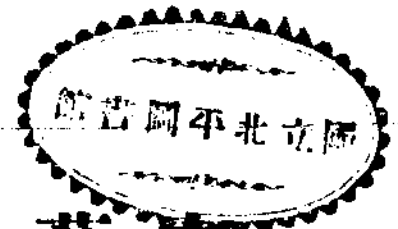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藝文



教宗

# 東亞之光



第壹年  
第壹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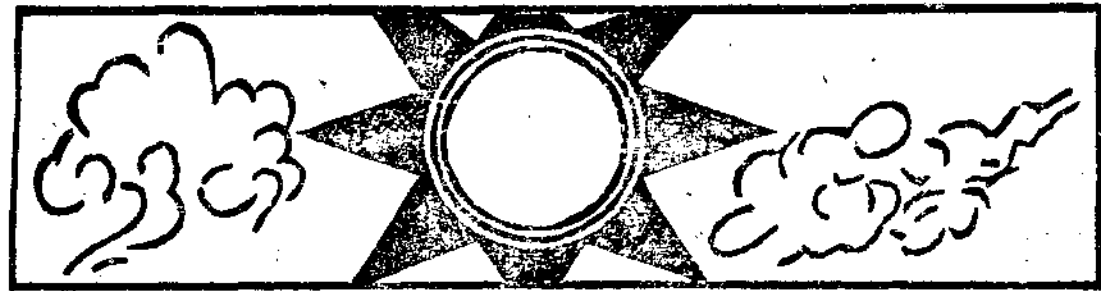
北平東亞之光社

# 東亞之光

—(詞刊創)—

芸芸宇宙  
物慾橫流  
安有智者  
蓮燈高舉  
明且是趨  
青天白日

靈霧瀾張  
淪及萬邦  
獨泛慈航  
導之清涼  
惟斯法幢  
東亞之光



月刊 東亞之光 第壹期 第壹年 目錄

▽ 創刊詞

▽ 佛語(法華經)

□ 長篇小說 愛人 ..... 細田民樹著 劭儂譯 (一)

□ 邪淫戒小乘四分律 ..... 井子文譯 (二六)

□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 ..... 馬田行啓著 彭一修譯 (三九)

□ 戲曲 鐵拳制裁 ..... 菊池寬作 劍萍譯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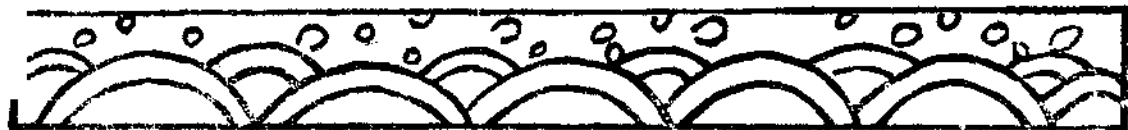
▽ 漢詩 ..... 釋元政(六四) 中里峻峰(六五)

▽ 新詩 ..... 劍萍(六六)

□ 日蓮主義概觀 ..... 鷺嶺學人(六八)

□ 兒童文藝

△ 牛奶和醫生 ..... 霞靜子(八一)



佛語

今此三界 皆是我有  
其中衆生 悉是吾子  
而今此處 多諸患難  
唯我一人 能爲救護

法華經

## 佛語概說

這句佛語是在法華經譬喻品上的話，這即是完全發露釋尊大慈悲護念心的金言。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這句話，是我們所住的這世界，都是釋迦的領土的意思。這即是說釋尊有這世界的君主的德性。再說：『其中衆生悉是吾子』的，是在這世界上棲息的所有一切的群生，全是我最愛的女兒的意思。這即是說在釋尊身上，具有一切衆生的父母（親）的德性。

又如『而今此處多諸患難』的話似的，這世界上，有種種雜多的患難。我的愛子們晝夜在靈上和肉上，受着這樣的苦惱，但是這最愛的女兒們的苦惱，是說『唯我一人能爲救護』，僅是釋尊一人，把他們十分救護的。這正是說在釋尊的身上，兼有老師的德性。

如此釋尊是在他的一身上，具有君親師的三大德性；而且他是周遍三世（時間）十方（空間）的，所謂有超過時空的久遠的生命完全圓滿的佛陀。（鷲嶺謹述）

長篇  
小說  
愛  
人

細田民  
劭

房州的市日

夏日炎空的午刻過了；那含潮的涼風，自海面直向這邊的沙岸上的略高底松林裏徐徐地吹著。這時候在誰人的家裡，大抵也都是去海水浴的時刻了。那些隨地點在的別莊，恰在水一般地沉寂著。

志摩子帶著老媽，上市場去買東西，自己也携了提籃，橫過松林，向那街市的方面走著。這時穿了游泳衣的日高，自背後趕來叫了：

「不是到海岸去咧。買東西？」  
日高這麼說著。於是牠那栗色而至於焦黑底豐肥的兩腿，跨大步的追來跟著。

「哈，今日是市日囉。你看我這模樣兒像是個忠實的主婦嗎？」——志摩子微笑地示著她手腕上所携的提籃。

「哈哈，配上這箇藍兒像呀。真算合著妳的身材了喇。」

「又，說我像那紐育的賣膠嚮子的了

「嗎？到憑你什麼底打趣我也好呀！」

「嗚呀，我不是那麼的說的哪。請妳不用氣惱呀。」——日高稍帶點怯懦的苦笑。「可是，我幾時都是看見妳是帶著老媽兒去買東西的；却老沒見妳同著妹妹一塊兒啊？」

「妹妹！她是客呀。今年纔初到這兒來的，我把妳當做客待，所以廚房裡的事情和買東西的差使，是不叫她幹的呢。」

志摩子從那橙黃色的涼草帽的底下，仰望著日高。

「那末，現在妳真想要做個忠實的主婦了嗎？」

「唔，對呀。」她誠實地答。

「但，總想使那個很困在逆境中的妹子，如像本年的夏季，能够像那童話劇裡的女王的一樣，叫她得自由在地玩著的囉。講到她的游泳，現在總算是很好了的吧？」

「呢，她真要算是這箇海水浴場裡頭的女王了喲。女子能够像那麼般能游泳的，還沒有咧。前次也沒有叫艇子跟著，到那大東岬去了趟來回哩。」

「是麼！不是跟你一淘兒去的嗎？」

「不，不過後來和我競泳過一次呀。」

——日高略帶點辯白的聲調。「但總

，真是個暢快的人兒啊。在這浴場裡頭總算是放了異彩了呀。還是她一個人獨得著那個人魚的稱譽咧。

『哈哈……』，她真是到處都快活呀。要算是房州的一個快活的人兒了咧。

她倆這麼底說笑著。已慢慢地走下了土坡。在那敞面的山坡上，看見那些細長的街市家屋已列在眼前了。但在那些並列排著的村町人家的屋頂上，只有藍蔚色的天空，和襯裏了那一望無涯的太平洋海。在那遠處的海面上，翻騰閃灼著像銀山般的白浪裡；確實已難認出會向那蒼空而高

飛去的海鷗了。

然而，在這歷大海原底眼前的街市，真像小玩具般的陳列。故從那大海面上清拂而來的涼風，也沒有人們來替他感激了。這時候，在街市中雖漸多了那些來往的人們，但他們惟只有沈醉在那箇『商賣』的午夢裏。

從前封建時代以來，規定每月三回五日和六日的市日。近來更添有了警察和衛生的宣傳。從那海邊來的漁夫們，起先只規定一箇地點，擺了一片魚攤子，從來漸擴成了寬敞的場所，方設有種種底露店。近住在那二三里地，遠近的農夫們，他們



也總不厭勞地，每回日從早晨起來，急担了那些野菜和新鮮的果物，趕來上市的。還驛著那些年中行事愛玩小鳥的行商，和賣種種便宜反物同梅領斯的布販子。閉店殘剩下來的那些鏽不全的金屬品，和插著那不能識其名字的商標的化粧品，都雜排在那兩傍的赤色毛毡的上面。可是，看見在那些往來人們的手裡的，却只有的是野菜和魚類，到那里都是新鮮著。那些黑光艷艷底茄子籠，和夥似山一般的南瓜店，問著展開，一舖可敷烟畝般的瓜蓆，並有那緋紅底西红柿的露攤，在那並列著。

〔譯者註〕反物 Tamono 布疋之總

稱梅領斯 Muslin 之誤日人一般著

用係綿紗雜毛織成之一種布類

「野趣啊！野趣啊！把這樣底攤店來並擺着，全都像那友禪的模樣兒呢。」

〔譯者註〕友禪染花布之一種係造

布者之名婦女小孩多著用

志摩子，這時俯視著坡下兩傍的攤店，愉快地才這麼對日高說。

「真有趣呀啊！却好像一幅油繪似的咧。彷彿是在那里見過有這麼箇地方喲。」牠忽地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哦，這像布哇呢！去年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到

火奴魯魯去遊玩過的呀。那箇哇克海岸，就好像這兒的情景了呢。在那些椰子的葉影間，並排著赤白的露店哩。看著這兒也會聯想起那種乘波的趣味和愉快了，真是特別的咧。在布哇的乘波是世界上知名的呀。那兒的小孩子們也能够會使一丈長餘像船底型一般的木板，實地沖在那海波頭上，巧妙地坐著咧。無怪他們真是那絕海孤島上的所生長的孩子啊。」

這麼無方向地說笑著，於是牠倆已到了市場了。那些用花手巾抹了前額的魚夫和大姐們，並屬在那鄉村農家的頭上覆了花手絹兒的婦女們的裡面，還有擦著各種

像胡蝶般華麗底日傘，滿塗了那雪白般粉團地站著的娘們。那些帶著橡皮的海水帽和穿了皮鞋的男；勿論一看見馬上就會知道是「東京者」避暑的客人們，想著特來市日買東西，才在那兒成隊的走著。

「大爺，六百不貴嘿。好買了哪。」

「什麼呀，那箇六百貴哼，不要哪啲。」

故意訛謔著這兒的土調，在和那些鄉

下農夫的姑娘們裡頭胡渾而不買的，架著雷托眼鏡的學生們。到處都聽見有這樣不斷底問答。在各地的避暑期要快完了的，「東京者」還未回去的當兒，本地的人們

不能不來多賺兩箇的打算，故在市日買東西的，此時全充滿血眼了。

『買東西的還有七分是避暑的客吧？市日繼續了兩天，還是這麼底能買了咧。』

日高珍奇地看了周圍的光景說。

『哈，他們今日若不在這兒買好了，要等到第二次的市日，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呀。尤其是野菜一類的東西喲。在湘南地方的那些避暑的客人們，更須要這麼底熱狂地多買的呢。終歸在這里的，還是這麼簡風氣啊。』

『那末，我想在野菜裡頭要算是南瓜

的味覺好吧？』日高微笑地瞟着志摩子，這麼自誇的說。『水泳的時間還有一忽兒，此刻去幫着妳買些東西好嗎？』

『唔，要買的還沒見有囉。你這就回去也可以的喲。我送你到那浴場的入口的地方可以麼？』

『爲什麼妳又要說這樣底客氣話了咧？』

『唔，也不是說什麼的客氣話呀。』志摩子也帶笑似的，在嘴裡只吃吃地偷笑着。

一忽兒，志摩子忽然地站在街傍，像急想起什麼似的，現出一種很愉快底表情

說：

『哦，哦！現在我想起要買一件很有趣味的東西去呀？』

她微微地瞟著日高。

『我去買那件東西，但得也請你跟著去呢！就到那兒一會兒，也不使耽過你那水泳的時間的喲。』

『一件很有趣味的東西，是什麼呢？』

日高同時也被她引起一種很愉快而帶好奇的心情了。

『是什麼請你猜猜吧。』

『哦，明白了呀！那是蒸白薯，是你最喜歡吃的東西呢。猜對了吧？』

『不，不對啊。』志摩子向側傍搖擺著嘴臉說。

『那末，是什麼有趣味的東西呢？當然是你所想到的東西或是什麼事情，一定是很希奇的不會有錯的咧。』

『也沒有什麼大為希奇的喲。』

『不知道那是吃的，看的，或是玩耍的，是身上所帶的東西？請你說給我聆聆好嗎？』

『那却是手裡拿著的東西喲。但不是我們拿的。特地去買來送給你的呀。』

『什麼！買送給我的東西？哦……哈哈，明白了呀。明白了呀。是去買了那八

精神廟前的橡皮做成的風船兒吧？叫我拿著，才好耍之呢。我却中妳那箇計策的喇。」

「哈哈……猜中了呀。」

「呃，猜中了吧？」

「猜雖然是猜着了；但還有點兒不對呀。我却不是那樣會作弄你的人啊。」

「那末，究竟是什麼呢？」

「是呀，你只跟著我去看看就會明白的了喇。」

日傘底下發出她那媚美的笑聲。此時志摩子雖穿件短袖連腰帶的薄薄底橙黃色的洋服，却是日常全無打份的風采。然而

，在這時候，偏看著在市場裡和那些來往底避暑的客人們所穿著的服裝，却有不同的地方。對於她的姿勢上的什麼，總有點像脫去了日本人的氣概，另有那種自然底嫵媚。

因此雖當這種騷然混雜的市場裡面，在她的風姿上，却是最惹人們來注意的。她不惟有那種瀟灑雅緻的裝束；然無論什麼，第一能引人們的視線，是她那稍逼近眉宇下的她那雙層眼皮底下的一灣秋水了。像真珠般地在那白眼珠兒底中間，擁抱著那黑黝而沉靜的瞳兒，像明星兒地沉在深淵裡，有不知蘊的光澤。而且，配上

那玉琢圓博般底肩峯和豐潤的頰輔；漲著永久不能沾污底那美麗的血色。

志摩子於是分咐老媽子去買那些所會買的東西，自己才同著日高親熱地竝著肩頭，向那攤店當中的大路上走去了，一會兒却止步在一家很狹小的古董攤的店前。

『日高先生！我先說要買那件很有趣味的東西，就是這兒了呀。』

『唔，就是這兒！這兒有什麼可希奇的東西了嗎？』

牠全現出很意外的形色，去俯視著那齷齪的地攤上的那些骯髒而破碎了的東西。看見隨便地擺在赤毛毡子上的，那些

日常用的家伙。店中間，還呆坐著的有個掛了近視眼鏡的在那出神的老頭兒。

『老掌櫃的，前幾天的那根文明手杖兒，已竟賣掉了嗎？』志摩子慢慢地走近攤店邊問。

『喀，什麼呀？』老頭兒很帶點驚惶底面色。

『啊，那根說是山羊角樹做的，那根文明手杖兒呀。已經沒看見在您老店裡了咧？』

『唔，您問的是那根文明手杖兒嗎？那是，昨日也來了這麼一位穿著洋裝的，像個大小姐模樣兒的小姐，也並沒還價地

就買去了哩。小姐，對不住您呀！」

『也是個小姐嗎？』

『唔，還是個很年紀青青的小姐喲。』

我想現在的小姐們也會學要拿著文明手杖了哩。這實在是箇開化的世界了啊……』

被古董攤裡的老頭兒，這麼說了的時  
候，日高於是急對志摩子說：

『哦，奇妙哩！不知是不是那根手杖

兒呀。昨日我到得著了一根喲。』

『是嗎？』……志摩子此刻雖沒有別的話說，但在她的臉子上，確已現了那種苦澀的表情了。

『昨日我那個小妹子，從海岸邊游泳

回家來的時候，送給了我的一根手杖。我問是誰給我的，據她說是鄰家的小姊妹，特地托給送哥哥的。我妹子雖是這麼地說了，但不知是與不是咧。』

『唔，那一定是的了哩。必是那根手杖不會有錯的了喲。但是，我原本打算也是買送給你的呢。昨日我妹子她既來先買送給你了，那也是好的呢。那末，此刻我們走著再談吧。』——志摩子此時當著那箇古物攤店前，一時的羞憤，她好像逃一般地走出了。

在她的說話底心裡却原有這麼一爲事

……當前次的市日裡，她無意中地在這箇古董攤店前走過的時候，方看見一根

很有趣味的文明手杖，隨便扔在那箇宣德的空火盆裡。什麼樹枝兒做成的，到比那黑檀木還有些透明，她那時就感著一箇深深底印像。那種細緻苗條，角骨兒一般地堅硬著；確實有一種難言的趣味，說不出的可愛了。她雖認不出爲什麼樹枝，但被她的好奇心所引動，故才對那個露店裡的老頭兒去打聆了。

『這箇嗎。這是那山羊角樹的枝兒做的。』

當時老掌櫃的，看見忽有一個年青的

小姐們來問起那根文明手杖的話，牠却很現出那種意外的顏色。

『山羊角樹？』——那時勿論她想著是那地方上的土話吧。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有這麼箇樹的名兒。

『喀，是一箇很珍奇的樹。因爲，他是生在那很箇深沉的海底裡面的。不容易才掛著漁夫們的網子的。而且木是非常底堅實。要把藥製過了，才能够柔軟的哩。所以在這里的人，也有把他來彫做煙盒兒使的。像能够做成這麼大的手杖幹兒，很是難採到的呀。』

這時志摩子，雖然聽著老頭兒這麼懇



切地說明了，可是在女子們雖愛好物件；但亦不便去急刻買了，拿在那人堆兒的市場裡面走著，來惹人可笑了；故在那箇當兒却也沒存著有要買的意思……。

志摩子，此刻想起那日的事情來，於是和日高繼續地說：

「嗣後，我對於那根手杖的事情，漸漸地也就忘記了呀。可是二三日間，妹子忽地同我談起了你的事情了囉。鄰莊裡的日高先生，不是不久要回東京去了嗎？這兒不知有沒有什麼可送的珍奇的土產呢？她這麼底說著。那時我偶然地想起了那根手杖的事情，方對她說了囉。但妹子說，

怕沒有那麼長的山羊角樹的吧。她只是這麼輕巧洒落地答了句，這話兒也就算擱起的了喇。」

「是么？那末，妳倆到先有很研究過那根手杖的來歷的了呢？但我對於這些事情，是一點兒也未會知道過的，所以。」

日高稍帶點答訕底口調。

「噯，好呀。是誰送給你的那都是一樣的喇。只不過權當做這回海水浴的紀念景品囉。」——在志摩子的口中雖然這麼笑著說了，但她心坎裡却勾起有很大的憂鬱。贈手杖不過全是一點兒愛嬌，原是一些微的事情，然而在妹子所存的心眼，却

是可憐呢！把自己所說的話。表面隨上便地聆了，她心裡却很明白地記著，趕在自我的前頭，去買送給日高；在妹子的用心却是可想而知了啊。

特地愉快著領了日高到這古董攤店前來，可是只得著這麼意外底掃興，在她心裡和面子上，要如何樣底羞憤了。然而在日高的心底裡當然是很明白的。

『那末，我此刻，要先到浴場那去了咧。妳回頭若是買好了東西，就請上那兒來，也好游泳一會兒。我在那兒等著妳哪！』

『哈，但是。今天晚上我……』——志

摩子此時也沒再往下去接說。在她原是爲了日高明日要東京，今晚才打算預辦晚餐來餞日高的行的，自己所以才特到市日買食物。但是，既遇著這樣的事情，故早把她那一片美曲的心情而付諸流水了。因此她處在這箇不大自然底當兒，已難以再把那辦晚餐的餞別的話，當面來對日高說明了。

至於她和日高自認識以來，也是很得著一箇極自然的機會。那是去年的春天，因了她的母親，爲病著癒後特到這箇別莊裡來靜養的時候；那時正值在鄰近的松林裡，蓋著一連新做的別莊。而且聽說是賴

脫的弟子，某博士的設計。看那優雅瀟灑的場面裡，確實是一回非常豪華的工程。以前至於那塊鄰地，已風聞是東京某大新聞社的社長所買有，此刻果然爲那社長得意的新築。夏初，工事才還竣了的時候；於是那瘦形的社長夫人，方帶著她的孫兒和少爺小姐們來避暑了。但她的那位社長主人，却爲了社務的上面，依舊悶居在東京是不大常來的。至於牠的長男日高，志摩子也會時常地見著過。不過時和夫人與小姐們，在那海水浴場裡和散步的時候，偶然地雖會聽說過日高的談笑；但是她和日高，却從沒有過直接地彼此作那種交談

話的機會，而且，別的，也沒有希望著有那種機會的交言。在志摩子的爲人，原是素來強於個性的。同時在她的意志上又有那極熱烈底『自己的事情』的女子的思想。何時都帶著有那一種重苦和偏質性情的存在；所謂不是能够易與他人一種輕快的像現代那樣時派的小姐們的態度。但是後來她無意地和日高的幼妹在閑話中，才略爲知道乃兄原是帝國大學出身，且曾到華盛頓大學研究過新聞學，現在還當著牠父親的秘書的事情，不久還想要到政界上去出出風頭，所傳說的日高確有這樣的抱負。同時，志摩子曾卒業於荻窪女大的時候

，還留存在那兒的，關於作了那篇研究美學的論文的事情，自然也會聆到在對方的耳內，而早已聞其她的芳名了。

〔譯者註〕賴脫爲 Frank Lloyd

Wright 現代美國有名的建築技

師東京有名建築物之帝國旅館即

爲該氏設計監督者

一日午後，日高因爲著要寫那關於十八世紀的某種社會事件的原稿，發送於新聞社的時候，一時因忘記了年代，來問帶著有什麼年表一類的東西，於是牠直接地才來訪問志摩子，因此她與日高纔作了那最初的談話。

從那以後，忽忽地不覺又過了一年。她於這一年的中間，不知迎送過了幾多會無經驗的苦樂悲歡底日子。

志摩子自那古董攤店前別了日高後，

轉身復到市場，找著老媽，二人慢慢地一邊看著走著，一時間後，才買齊了食物。

但在她所喜歡吃的，平日却是些蔬菜，因爲今晚上爲請的是日高的一家，若只管買些平常自己所歡喜吃的青菜，那是不對的。於是她特地才再去了一趟魚市場。

『御前 Onayari 東西够重的了喲。現在妳先回家去吧！我還要到浴場那兒去一趟，請好今晚上的客哩。』

〔譯者註〕御前爲日人對一般下級人之通稱間亦有夫呼於妻而表親愛意

她出了市場，對著老媽兒這麼地分付，於是她復把自己所携的一箇小提籃也交給了老媽子。

「有什麼要煮的東西，請小姐先教給我呀？」

「是咧。那末，先調點兒藕吧，至於方才買的那山約兒，半分割去粗皮就得了呀。其餘的，我就要回家的咧。」

從上輩當家以來的一個女僕，故在志摩子平日的言語，也和對於朋友親人一般

地懇切。此刻她既分付老媽子回去了，於是她一人才向著浴場的階墀那方面走著。然而，此時在志摩子的心裡，先刻那雖是點些微的事情，却都感著得有非常底苦惱。妹子竟送了那樣的東西與日高，好像已在自己的脚跟底下來安著一面網罟；真到那種必要的事實嗎？志摩子一想到這裡，而對於自己什麼的意和於持，也好像都被妹子的兩手而擊落在那泥沙的上面了。妹子近來當著姊姊的面前，似有不願觸到對於日高的談話了。在富於敏感觀念的志摩子，而不會不察到妹子有這種情感的萌芽。然而，一到了這種的境遇，如果彼此

都能有精密的理解，姊妹倆互存深深底愛慕，那凡在姊妹倆以外的事情，當等於零了。比如做姊姊的，誠能愛護妹子，而妹子亦富有愛戀著姊姊的心情，兩相商讓，那無論對於日高的問題也是很些微的了。若能這樣，姊妹間則復用那極銳利的眼光去觀察日高的缺點，使得以拘束日高一切的妄爲；在姊妹中也可以消滅了各人自己的那種反叛的思想了。然而不過在此時，當她姊妹倆的內心裡，那正如潮湧般地面來的青春幻影，縱任她們是怎樣激烈反省，但總有難超越那種擾亂反省的魅力。故此刻無論憑著她們自己的濶達思想，畢

竟也總不能夠去抑制著她們自己的那種靈力的潛移，因此她姊妹倆，近來都受著那疚心的煩悶了。

〔譯者註〕啞塚 Arch 日俗每有祝

賀等事多以檜柏杉葉等扎成如虹

形之門若吾國慶祝時之牌坊狀又

曰綠門

在做姊姊的志摩子，尤爲深刻地注意到這點。她想到自己姊妹倆，好像那聖書 Bible 裡所說的，二隻豕兒的一樣了，他們是盲目地爲了一時的情熱所驅使著，去奔走那危險的斷崖。帶到那可怕底前途的深淵，不言可知而爲日高了。

「醜態的情熱底盲家啊！快快地離開了吧！」她吐棄了自己心底裡所燃燒著的，那青春幻想的醜態。她希望著復歸到，那未知情感的以前，那樣底恬靜的純潔的生活。志摩子此刻雖已走到了那浴場的入口，却依舊還是感覺得那種吐棄的決心和自責。

「妹子！給日高的東西的心情，照例她是很快濶的吧？不過是隨便地送給別人的玩意兒一樣呢。偶然地想起買了，也全是她那一團天真爛漫底愛嬌吧？比如，真有什麼取代姊姊的意思，却還沒有看出什麼有一點兒那不自然的表現呢。」

志摩子這麼地回想。爲了一根手杖的瑣事來種種的煩惱，真要叱著是自己的愚笨了。

她進了浴場的綠門，迫在眼前的是那青碧一色的大海，送來震耳的波音。白日底下，那些穿了水泳衣的，外面還披了一件華麗的通肩外套的青春女子，俱緊帶着覆耳的海水帽子。在那邊的露出漆黑脛骨的學生們，牠們都急向那浴場方面走著。那些掛著葦簾的咖啡店裡，已有許多站著的，那已出浴的人們，都在那兒徒跣地交雜著。那傍也有在那兒撇著嘴唇，打乒乓的，和傍邊的無綫電的擴聲機，只管揚揚

地鳴響著。

在那比較平穩的海面上，還看見有許多的海水帽，正在那蠕泳著。水際的飛沫裡，也有些小孩子們攜著那種種的廣告牌，在那兒漂乘著游玩。可是在那一面的沙濱上的，有裸半體和全身擦滿了沙石躺下或匍著背和腹的男女。

到處都有繫著那像大蝙蝠形的除日傘的下面，在那涼蔭裡躺著已游泳過一次了的人們。那幾組幾組的除日傘，都分成紅白色炫耀著人目。可是，在日高家的傘，原是英國的出品，却稍帶點青磁色，而且是例外的六號上等傘，因此一家才揀了在

那沙濱上面地立了陣容，叫人一見著那傘身的顏色，就會明白的。於是志摩子向那標幟的地方走着的時候，心想到那傘底下的，跑出那半裸體的自由奔放的妹子，同日高的笑聲；她們的愉快情形，好像一一地都現在眼前了，都能引起自己心頭的憂鬱，同時而使她沮喪著原來的面孔。她走近那除日傘的背面——她們在那兒談些什麼呢？這時她總不能去了那種窺聽的心思，自己才只得抑住那種窮屈和冒險了。此刻無論志摩子是立在那傘後去靜聽，却不像是那種卑怯的女子。同時因了受著那直射來的日光，照到她那雪白般的手指上的



寶石戒指，時時地而發出她的光彩。把那些躺在沙灘上的人們，都引得抬起頭來注視著她那般美艷底顏色。

但是，在那青磁傘裡的，却没有日高的隻影。好像剛從水裡才上來的，只有日高的小兄弟和一個最年幼的妹子，正在那兒堆盛著沙石子於她倆的小腿兒上玩耍了。

「哦，已竟盛的很多了呀。」志摩子站在傍近微笑地說。「大概水泳的很久了喇？小姐們的嘴唇兒都烏青了喇！就是妳倆嗎？」

忽地抬起面龐的小姐兒說：

「不，大哥哥，還在那海面泳着呢。

可是現在却沒看見了囉。哦，在那兒了喇！」舉起她那已沾污滿了沙泥的小手，指示著那澄滄的海面，「啊，哥哥還在那兒了喇！」向著那少年一面說。

「哦，看見那個帶紅帽子的了吧？在那傍邊的是哥哥呀。牠和時枝姐姐競泳著，已經泳到了那箇地方了呢……。」少年張著小嘴唇驚訝地答。

看著，在那稍遠的海面上，却全沒別的帽影，只有妹子的那頂血一般的海水帽；在那背景的水平線上，襯出那一望無際處蔚藍的天空，漾漾地光閃著。那男子的

帽子，却同水色一般，是否黑色，雖不大明白；但一凝視時，却傍近那赤色的帽子在那蠕蠕地游動著。在日高的弟弟，雖說牠倆是競泳的，此時在那海面上的二人，却也並不是競泳的樣子了。漾著波兒她倆使的是古洛魯<sup>①</sup>，這兒只看見牠倆是或放或合地游着。在志摩子這時只是直呆呆地看著海面，雖暫時底立定了，可是自己，頓時即感著有不自然的樣子，方背過海面的方向了。

〔譯者註〕古洛魯 OPAWI Stroke

之略一種流行的競技泳水法始盛

蘇州地方

「妳大哥哥，明日要回東京了？各位也一淘兒嗎？」

「哈，說過這樣的話呢。因為我爸爸爲著祈聞的事情，要上北海道去旅行，他們一淘兒的呀。」中學二年生的弟弟，少年口調，這麼快活地答說。「可是，我們和媽媽咧，要住到本月五號的哪。」

「是嗎！那很好的了呀。慢慢地在這兒住着咧。不然我們，要感覺寂寞的呀。」志摩子和了小孩子們的口吻說。「妳大哥哥咧，可是，今晚我們爲牠開送別會，所以務必請到我家裡去，這麼請對你大哥哥說呀！各位通統一塊兒啲。若不得什麼事

，請妳媽媽也來呢。小姐，鬥紙牌要之咧。要一定請來的呀！』

志摩子，請妥好了晚向的事情，於是才別了她倆回家了，但在路傍，却看見除日傘的後頭，糊亂地扔在那浴場的界線傍，三四寸沙面上的一根手杖，她驚跳着胸口了。到這時不思議地，那忘記了的事情又復現在眼前了。她非常地驚訝著。正是前次的市日裡，所看見在那古董攤上的東西。結果歸妹子送給了日高……此時志摩子和她的腦裡所想的不同，眼前看著，任是怎樣特地的有那種寬大的心情，但過去的影像還是重重勃然地湧現了。因此眼

前所看見的，不但只是這裡。

志摩子沿著浴邊地走去，而不能不遙看著，在那海波上戲泳著的兩人了。在學生時代，就歡喜愛運動的妹子，而且什麼都是得意的，泅水一門當然也是能手的。至於日高亦是個好運動的健兒。Tennis-Hockey Running，在妹子和牠，那是油然生趣的話題，彼此自負而共鳴了。運動原是一種才能。在能會一種的，再作他的運動，大抵也是比普通人以上是會容易上進的。反之的一種也未能到家的，任習何種也是不會有進步的。因此志摩子就被錄在後來的部類了。此刻在她雖然是不嫌於運

動，但是習著那種，也是感不到有那種的興味罷了。由此點上，在她比於妹子，故有一步二步底不及。而且對於那些事情，在她這麼的女性，從來也來會把他當作重要的條件。然而，在那樣無人的海面上，去調戲那般美麗的人魚，看到日高那麼親密底和半裸體的妹子去游泳；這時她羨慕著妹子，全是一個優勝者了。雖然是一根手杖的事情，在有深切思慮的志摩子，只爲一時遲於動作，竟不料勤於現實的妹子，已爲她早一著進行了。

『緩於活動的自己，何事都爲敗者伍啊！』

她一想到這兒，是深深地嘆息了。極端現實的，一生快於活動的妹子，和重於理想的，不容易感動的自己——人生的結局，誰有多分的價值呢……！於是志摩子再回想到這裡，終究妹子還是妹子，不能不爲她原諒的。但在自己對於別的，是有十分的自信，可是一想到劣於妹子，而且不能不有這樣想的自己，這是件極悲醜的事情啊！因此再對於那反動的妹子，也沒何種可說的理由，只懷著滿腹狂暴的怒氣，而從胸底來湧起了。

『不不，我的年紀大些。妹子是年少的呀。妹子有了那樣底幸福，不是很好的』

嗎？」

她這麼自強忍地回想。可是，何故，要這樣不必要的謙遜呢？那不是畢竟浪費了生命底源泉嗎？心裡一方面自問著。那無意味謙遜的心情，更添了自己許多的煩惱哩！

## 月 渚

傍晚，晚餐大概已預備好了的時候，志摩子隨身穿著白色的烹飪服，從廚房走到後園的花圃裡。打算去摘點什麼的花，以便裝飾食卓。恰在這當兒，看見走過那對門的松林裡，有兩個人的白色的後影，

志摩子這時只咬住指頭地呆想，惘然地羨慕著在那海面的人兒，看在心裡，有不堪難耐了。

於是回身背轉過海面，她才徐步地望別莊的方面走著。

却是從日高的別莊，那廣庭的門側走出。女的穿件無袖乘涼的洋服，勿論當是妹子。而男的亦正是日高了。

「啊！志摩子拿著那剛剪下的水仙萼蒲花，不覺私自地訝著：『此刻還上那兒

去呢。不是已到了晚餐的時候了嗎？」

在她這麼想望著的時候，那挾了手杖的日高的後身，已從那廣潤的門外消失了。只見牠倆的帽影，冉冉地向那植樹籬垣外縮遠而至於隱沒。此刻在志摩子的心理如澆了冷水般，只感到那種不愉的嘆息。

「敵意啊！你們故意要和為敵的哩！特地為你們預備好了晚餐，這全都是，打通一氣來侮辱我的呢！」——她胸底這時是怎樣的苦悶了。不堪忍耐地，已隱隱底痛著心口。「你們為什麼要懷著這樣的敵

意呢？我從來沒有把什麼的敵意來對付過你們的啊！」

志摩子雖感覺到這樣過火的思想是不對的。然而，雖不是故意的侮辱和敵意，結果是同樣的了。牠倆藉著什麼的口實，才好誤過我這請飯的時間，牠們倆因此不能再秘密地出門的。縱是牠二人迫於感情，對我的敵意也終是一樣的。尤其今晚上為日高歸京的前後，到此刻牠倆還要出門去談心，不可不謂這是很可笑的事情了。

(未完)

# 邪淫戒

小四分律乘

井子文譯

## 四波羅夷法

### 戒律的制定

佛陀跟五百個大比丘們一塊遊化到蘇羅婆國的時候，歷巡各地過訪毗蘭若，在那鄰羅濱洲的曼陀羅樹底下住了一夜。在毗蘭若住的一個婆羅門，因為從前聽說釋迦種族出身的瞿曇沙門，是開覺無論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比他們還優等的悟道，受了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正

行足·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等的讚稱，對於無論甚麼階級的人，常演說具有適當的微妙和自然完全神聖的修行的最正的教法，所以他想現在幸而佛陀來到毗蘭若，要拜訪那很尊貴的人瞿曇沙門，就往曼陀羅樹底下休息的佛陀那兒去了。

那時佛陀懇切的受他的會釋，用無數的手段演說微妙的佛法表示出來，所以那個婆羅門在心裏很感激心裏很歡喜，就如此對佛陀說：

『世尊啊！請容許我的志願。這夏安居三月之間，一定跟世尊的弟子比丘僧們一同在這毗蘭若過日子吧。』

佛陀和比丘僧們默然承認了。那個婆羅門知道佛陀容許他的請願，恭恭敬敬的繞着佛陀的周圍就退下去了。

於是乎，佛陀跟五百個比丘僧們一同，在此地安居過了夏季三月。

在毗蘭若又有一個波離國的販馬商人

拉了匹馬來，這盛夏夏天在這兒逗留了九十天。

偶然那年是凶年，五穀非常的昂貴，人民都爲飢餓所苦，路上有白骨狼藉的狀態，所以得食物是很困難了。但是毗蘭若的婆羅門，是不拘對佛陀一行懇請逗留三個月，食物一點也沒供養他們。原來請願佛陀一行逗遛這個事情，因爲是不良善心的計畫的緣故。

比丘們就化緣去，可是在毗蘭若的部落那兒，到底不能得着食物的喜捨，所以於是乎，就上那個販馬商人那兒托鉢去了。販馬商人看見比丘們說：



『現在這地方是連看也不忍看的飢饉，餓死的人是就在路傍的狀態，所以出家的人們也不能得食物，所以上我們這兒來了。那過意不去，往後每天給比丘們五升馬麥子，養世尊一斗馬麥子吧。』那個販馬商人從那天起每天把馬麥子布施給佛陀的一行了。

佛陀把一斗的麥子交給阿難。阿難使人把那麥子精白了做飯供奉佛陀了。比丘們各人自己就那末做飯吃。

那時尊者大目連伺候佛陀恭恭敬敬的說：

『世尊呀！現在這地方是非常饑饉，人

民餓死在道路上的狀態，所以得食物不容易的很。因為比丘們吃很粗惡的東西所以很有害健康。若是有世尊的許可，我想要這麼辦僅是舉行進步的神足比丘，讓他們往鬱單越國的地方去，吃那個地方豐收的大米，這末辦怎末樣。我想這末着就上那個地方去，但是世尊想怎末樣。』

佛陀回答說：

『神足的神足比丘們往那地方去，吃很多的大米，那是好啊。但是不是神足的未熟練的人怎末辦呀？』

大目連說：

「神足的比丘叫他們隨便去。還沒得神足的比丘們是我用我神足的力量帶他們去罷。」

佛陀說：

「那是不公正的。像僮們似的優等的比丘，是已經得了神足所以不要緊，可是未來世的比丘怎末辦呢？」

這時尊者舍利弗在靜靜的地方端坐着想：「怎麼辦能使佛梵的正法永遠繼續呢？」但是不大的工夫，從野地裡站起來，整了整衣服，上世尊御前去頭面接足就奉問說：

「我是剛才靜坐想起來了，聽見無上的

悟，修行清淨的行，有能永續的佛法的，也有不能永續的佛法的。關於此等理由和世尊請教請教吧。」

佛陀回答說：

「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孫佛和迦葉佛都是過去的佛陀，可是他們都修行清淨的梵行，那佛法永久傳流了。然而隨葉佛和拘那含牟尼佛，是那佛法沒能永續。」

舍利弗說：

「世尊呀！爲甚麼僅是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孫佛、迦葉佛的佛法永續，隨葉佛、拘那含牟尼佛的佛法沒永續呢？」

世尊說：

「舍利弗啊！拘那含牟尼佛和隨葉佛不給他們的弟子廣大的說法，沒講過祇夜經。授記經。偈經。句經。因緣經。本生經。善道經。方等經。未曾有經。譬喻經。優婆提舍經等的佛經。不但是沒廣說佛經也沒制定戒律，因為也沒實行一定的說教和誦戒，所以好些弟子們的精神頹廢，那佛法到底沒能永續。

這些佛陀們也不是不能留神弟子們的心，心的頹廢，可是僅是教給弟子們說：『對這樣的事情，要那末樣注意，那樣的動心是不好。爾們要如此的想吧，不可那樣想，這樣的事情總得要斷絕，

應當實行那樣的制定』而已。舍利弗呀，古時隨葉佛跟一千個大比丘們住的地方，是叫恐畏林的這麼個大樹林子。人說若是還沒離開欲心的人，一進那樹林子去就不知不覺的毛髮竦立了。因此人叫他恐畏林。

拘那含牟尼佛和隨葉佛住在那樣大樹林子裡頭，兩位都是至真等正覺的如來，但是教化的方法是上邊所說的樣子，所以那佛陀並那衆位聲聞弟子們在世才那佛法廣大的流布在世上了，可是那佛陀和弟子去世以後，有種種階級。種族的人們出家，那結果失去了統制了，那

佛法也沒想到的快快的消滅了。這就因為是教法和制定沒有組織的統一的緣故。

舍利弗呀，這好比把各種的花兒擱在桌子上被風颳散了似的。因為是沒用線穿上的緣故。

舍利弗呀，反乎此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孫佛和迦葉佛給衆弟子廣大的講說祇夜經以及優波提舍經，制定戒律講說戒律，但是認為弟子們心頹廢之時能教可抑制其心之道，所以不但在世時其佛法廣大的流布，去世以後雖包容種種人出家沒立刻滅亡。這是因為用教法和制

定所統治的緣故。

舍利弗呀，這比如是若把在桌子上種種的葉子，用線一穿上颳風也颳不散了似的。

舍利弗呀，按照這樣的因緣，毗婆尸佛和迦葉佛等等的佛法是能永續，拘那含牟尼舍和隨葉佛的佛法是沒能永續的。

那時舍利弗從野地敬恭的站起來，袒着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合掌說：

「世尊呀！我想現在才是那個時候哪。請給諸比丘們籌畫籌畫制定戒律，講示戒律就堅比丘們的修行永久，繼續佛法

吧。」但是

佛陀說：

「舍利弗呀，暫時等着吧，制定戒律自然有時機。我還沒定規戒律，那是因為比丘們裏頭還沒有犯要制定戒律那麼樣過失的緣故。若是有違犯過失的弟子的時候，以那個為機會，制定戒法，要除斷比丘們的過失。現在是比丘們的生活上沒有充裕，因此也沒有違犯過失的人

### 一二行不淨行（男女的淫行）

佛陀在毗舍離住的時候，遇見凶年，

糧食昂貴，比丘們的生活陷入于非常困難

，但是不久那麼樣的人要發生出來吧。

我想要在那時制定比丘的戒法。舍利弗呀！在比丘們裏頭還沒起過失，那因為是世上還沒揚名聲，供養財物也不多的緣故，但是若是比丘們各各名聲人家都知道了，或是財物集湊來的多了的時候，一定發生出過失來吧，所以那時總得嚴重定規戒法，防止過失。舍利弗呀！暫時等着吧，我知道有那個機會呀。」

了。在大衆之中的須提那子比丘，因為是

迦蘭陀村的一個富貴家的孩子，所以他想

「因為糧食昂貴比丘們困難了，是很抱憾，所以這時我和比丘們一同要上我的故鄉迦蘭陀村去。那村莊跟我有牽連的關係，一定很布施我們吧。因此比丘們的生活也都富足，修行也得了安全罷；而且在我親戚這一方面也能積下布施的功德。」就這麼思想着帶着比丘們訪他的鄉里迦蘭陀村去了。

於是乎須提那子的母親一聽見他的孩子須提那要回村莊來，就倉惶着迎接出去，對於須提那商量說：

「你回村莊來是爲萬幸呀！就這末還俗怎麼樣呀？」

因為須提那的家是父親故去之後，母親一個人處理一切家業，所以若是就這麼沒有男子的接續，該當那巨萬的財產全被官場中收沒了。失落父親以來的好些個財產這件事，在母親很殘念的了不得。但是須提那子立刻就拒絕說：

「母親怎末樣的話我也不能因爲財產就捨去佛道，並且除了依照尊貴的佛教，修行清淨的行以外沒有別的希望。」

他母親再三勸他了。但是須提那子不聽他母親的話，所以母親不得已回到他的家裏去，叫兒婦來吩咐她說：「月經臨近時儘就告訴我」，一到那時期就使她穿結

過禮式的很美麗的衣裳，並且叫她裝飾很好看的樣子，跟兒婦一同勸他還俗而且逼迫他了。但是須提那子怎末也沒承認。於是乎她們說：

『那麼請給我們生下個替身的嗣子吧』

須提那子就答應說：

『那是很容易的，那是沒甚末難的』。

因為當時佛陀的戒律還沒制定，所以須提那子不知道比丘交接女子那是不合理的行爲。於是乎須提那子究竟實行了『二行不淨行（男女交媾）』了。

他的妻懷胎九箇月之後生下一個男孩子，給他起名叫種。這孩子是稀有的美貌

，但是後來出家不懈怠的精勵修行，究竟開了阿羅漢的悟道，知慧道德都比諸比丘們優勝，大家稱呼他叫種子尊者。

須提那子是按着沙門品行很正，很謹嚴實直的比丘，並且是對於別人勸獎善教那樣的人了。但是跟他的妻有交媾以來，忽然心裏幽暗，常常鬱鬱的不做亮了。同學的朋友看見這個樣子就訊問說：

『爾憂懸着什麼哪呀？爾修養清淨梵行的日子多，威儀禮節等等甚末都明白，可有什麼心上懸念的事情？清淨的修行不如意麼？』

須提那子說：

『我很愛清淨的修行，但是近來在隱密的地方犯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犯了『二行不淨行』了！因為這個事情所以掛在心上悶悶幽鬱着哪。』

比丘們往佛陀那兒去並且訴說此事說

『在如來清淨的法中，總得要無欲無垢好好兒的隔斷戀慕的心，打破罪惡的巢窟掉各項迷心的束縛，究明愛盡涅槃。但是爾怎末在這個清淨法中，可犯了『二行不淨行』了呢？』

佛陀雖如此關於時機，動機，經過和內容上，各各留神了，可現在在這些個無

論那一個也想着最合式，這麼着集會了，些多的比丘們，究問了須提那了。佛陀說：

『須提那呀！你犯了二行不淨的是實事麼？』

須提那說：

『世尊哪！我犯了不淨行了。』

佛陀以無數的方便責備他說：

『須提那，你所做的事是不好呀，不是平常的事啊！你犯了沙門的規律。清淨的修行。隨順的修行，全違背，不可做的罪了。這個清淨法之中，總得斷絕愛慾究竟愛盡涅槃，可是犯二行不淨，那是怎麼迷了心了呢？』



佛陀又告訴好些比丘們說：

「比丘們呀！你們就是以男根入在毒蛇口中，也別入在女陰之中啊。爲甚麼呢？那因爲是成了墜落於惡道之緣。若是比丘犯女色的是身壞命終之後，墜入於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中的。我平常以無數之方便勸說不可不斷絕愛慾之行爲。愛慾之思念，消燒滅所有善根之愛慾之焰，脫離愛慾之束縛，又貪慾是如火，如取草燃燒，如熟爛之果子如借債，如枯骨如切肉，又如夢中所見如履利刃銳鋒，如新瓦器盛水晒於日中，如毒蛇之頭如似輪之廻轉刀，如居尖標之頂

如以利戟刺割。貪慾真是甚可穢可厭可惡的東西，就是被諸佛責備的。

現在須提那犯了那可惡的愛欲的不淨。衆比丘們呀！須提那是糊塗人，所以還沒成熟多有過錯，犯戒頭一回的，從今以後再制定比丘們的戒律，第一是正和合僧的秩序，第二是和平『和合僧』的心，第三是安全和合僧的生活，第四是叫不信佛的人信佛，第五是叫已經信佛的人再往深裏信佛，第六是制裁不逞之徒，第七是叫悔改的人得安全，第八是除掉現在的過錯，第九是防止將來的過錯，第十是叫佛陀的正法不久不斷。爾

們總得要把這十條功德完完全全的做到了才好。

這個戒法是這麼定規下的：

『若是比丘們犯了不淨行，行了淫慾之法的就是波羅夷不共住的罪。』

『比丘們講說戒律的時候，是照上邊所講的講給大眾聽。』

佛陀如此的定規下比丘的戒律了。但是偶爾衆人之中的跋闍子比丘是心中憂悶了，他厭惡清淨之行偷偷的回到家去，行二行不淨了。然而他聽見佛陀已然制定戒律，比丘們犯不淨行行淫慾之法的，是比丘的波羅夷不共住的罪，所以他想自己所

行的不也是波羅夷不共住的罪呀?!這麼心裏不安的了不得了，就找朋友去商量了說：

『長老呀!世尊制定了戒律說：『比丘們行不淨行淫慾的是波羅夷不共住的罪。』可是我心中憂悶清淨之行可厭，回到家去行了二行不淨了。所以我不也是有波羅夷不共住的罪麼?這可怎麼呀辦!』

他朋友說：

『長老呀!很老老實實的說出來了。我把此事稟報世尊按世尊的吩咐再怎麼計較計較罷。』

別的比丘們聽見這麼商量下，就到世尊的面前，把那始末稟說給世尊了。

佛陀又把衆比丘們叫來了，在那坐位上呵責了跋闍子比丘了說：

『跋闍子呀！爾所行的是爲沙門不該當行的，違背了淨行隨順行了。多麼糊塗呀！厭惡淨行同到家中行二行不淨，是制定戒律以後是爾個初犯波羅夷的罪人。糊塗人呀！爾成了波羅夷不共住的罪人了。所以衆比丘們呀，若是聽見另外有厭惡淨行捨去戒行要回家的人，或是有復又出家願入佛法的，正當使他得度出家，必叫他受大戒。從今以後講戒的人，如下的講給別人聽才好。就是：

『若是比丘・共比丘・同戒或是不捨戒或是羸戒，自己不後悔犯不淨行行淫欲

的，是波羅夷不共住的罪。』

佛陀如此的定下戒法了。

這時候有個樹林子裏住着一個花子比丘。平常和一隻母猴兒住在一起，可是偶爾叫訪察那樹林子的別的比丘，把他竊行二行不淨的行爲看出來了，就申斥他那不好的行爲，那花子比丘就回答說：

『世尊所定的戒律是戒男女不淨行，關於和獸類做不淨行甚麼也沒提。』

趕佛陀聽比丘們說此事就定下戒律說：

『若是比丘・共比丘・同戒・或是不還戒或是羸戒，自己不後悔，犯不淨行甚至於犯了和獸類做不淨行的，是波羅夷不共住的罪。』

(未完)

#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

早大教授 馬田行啟著  
彭一修譯

## 緒言

吾人一仰首太空，必猜疑有無界限，凡看到秩序整然的宇宙萬物；而後必欲考察其起原及有無目的。是故吾人一經遭遇生死，而對於人之生死和死後的問題必要有以研究者，係人類之有智的欲求的表現。故登峻嶽而覘高峰，涉大海而眺廣洋，常感有一種神祕力，俯瞰萬物從大地而出復這歸大地，常想有自然不滅之生命力而存乎其間；又看一塵一滴之微，一毫一葉之細，都有超越人間之能力而存其靈妙之作用，如果能肯定人間以上之靈的存在，這就是發現人之共通的情的欲求。緣是智的欲求及情的欲求，究竟才成爲科學。哲學以及孕育而爲宗教之種子，宗教，科學，哲學，即依此種子發育而成爲幹。花。果也。然後此智的及情的之兩欲求，大凡爲人類之通有心理，故若玩於秋月，任何人都能作一種程度以上的詩人，如眺於春野，在何人也願欲爲一大小畫家，故凡吾人任在於何種程度，都是能爲一哲學，科學，及宗教者。然於實際上，吾人也非是科學，

哲學，及宗教者，而在宗教與哲學，科學，僅爲少數專門家之獨占，此不外原於吾人之欲求銳鈍和強弱，各人之性能不同，其結果發育上有差等而矣。

宗教·哲學·科學，係從人類共有之欲求而發生，而且爲已經發生者，雖說智的及情的之兩欲求而爲其共通的種子，復又各々從別箇的種子發生，而再爲發育者，從來說疑惑而生哲學，驚異而生宗教，然而此不過是哲學與科學爲智的欲求的產物；宗教只作爲情的欲求所產生的解釋。此種解釋，自然是道破一面的真理，還不能說是已盡現其全部的，假令科學是疑惑的產物，爲智的欲求所產生，而在宗教和哲學，到底也不能認作與此等有各異的欲求所產生。然而在宗教，在哲學，都有種種的形式和內容，如說主智的純理的哲學，和原始的宗教並感情的宗教相對而言；以上的解釋不能不爲妥當的解釋吧。但哲學中也有以情意爲主的，而宗教中亦有重於理智的，也有從驚異出發的哲學，也有從疑惑發生的宗教，若在全面上說，說宗教及哲學，係以智的欲求與情的欲求爲共通的種子而發生的最爲穩當吧。

再將哲學及宗教之發生按照心理學研究的時候，多種宗教及哲學中，係究竟自己的

生命之本質，又一面要求其永續和擴大，否則寧可自己的生命永續及擴大之要求，亦成爲研究其生命之本質之哲學的研究，又可說是也成爲宗教爲適當亦未可知。然則此要求，使自己時間的永續，爲空間的擴大的人類固有的本能表現，看到與自己保存之本能的二方面。於斯意義，宗教及哲學，即可說等於從自己保存之本能中發生的事實吧。此刻返觀以前來的問題，疑惑及智的欲求，想着要精神的擴大了自己，所以可以說是爲主擴大自己的本能發現。再者驚異及情的欲求，一方面感到自己之生命的危險和威脅，一方面又看到此等不安的感情，是使神秘力或是肯定超越人間的存在依賴之感情發生了，所以可以說是自己永續的本能和自己防衛的本能全發現的。若如此的以爲智的欲求與情的欲求，如果同是自己保存之本能的發現，其兩欲求之發生之結果的宗教與哲學，全如同根雙生的兩枝幹似的，當然可說有密接不離的內面緣因。

宗教與哲學，說有如斯雙關的事實，於密接不離之關係中，故說哲學的內面亦有宗教的要素存在，而在宗教的當中自然也含有哲學的內容，哲學的宗教，和宗教的哲學的存在，是無足怪。因此以宗教的哲學，或是在哲學的裡面所含有宗教的部分，爲宗教那

是可以的；同樣也得以哲學的宗教，或是在宗教裡面所含有哲學的部分，爲哲學那是可以的。

從這立場上一看佛教，原來是生在主智的印度思想界上了，故哲學的內容是可驚的豐富。例於其中，雖有比較的哲學的內容不多者；或是也有哲學的方面上，很不爲重的信念本位或實行本位的；但是根本佛教以來的大勢，任隨何說，亦不能否定富於哲學的傾向的。例如，阿含·般若·華嚴·法華·涅槃等之諸經典，自然是宗教的經典，然而均以此等爲哲學書亦未嘗不可的，含有着深淵的哲理。隨之，依此類經典來組織論藏佛教，集成深奧之哲學的是不待言，於中國之天台及華嚴之教理，於印度之龍樹與無著及世親等諸師之佛教；至於小乘有部同大眾部及俱舍，成實之教理，互相成立一箇有優越之哲學的體系也。故佛教，可名之爲哲學的宗教，也可名之爲宗教的哲學亦無妨害的，頗是哲學的宗教。

至於日蓮聖人之宗教，是不待言而爲哲學的宗教的佛教之一派所發達，其宗教保富於哲學的內容乃當然者也，因以印度，中國及於日本所發達之諸大乘佛教爲基礎，或爲

資料而組織之可以說更進一層豐富了哲學的內容了。自然佛教係宗教而非哲學，如此而日蓮聖人之宗教無論在於何地亦畢竟是宗教而非哲學。尤其以「信」爲最要於信心爲本之宗教之一點，可以說同基督教及於親鸞宗之立場係同一步趨。然而在日蓮聖人之宗教，以信心爲本之根底的上，有哲學存在，在力說「單信無解」之純信的反面上；有始究其深淵大乘實相論之哲學，對於諸佛教教理透徹之理解，主張「唱題成佛」之最易行根底上，有其甚深高遠「一念三千」之哲學存在，如斯宗教的信念之反面必有哲學，窮究哲學之極致方能建設宗教，宗教與哲學常有密接不離之關係處，此爲日蓮的佛教之特色，可以說有立脚地之堅實。故研究日蓮聖人之宗教；僅從宗教的方面研究即不充分，更從哲學的方面去追求亦難得其真相，若不待問者相俟而研究之吾人決難說其完成也。

## 第一篇 序論

### 第一章 日本佛教與日蓮聖人

#### 一 三國佛教之特色

佛教於印度，其間經過約二千五百年。其教理傳揚的地方係亞細亞之南部及東部勿



論西部及北部亞細亞之一部分了，進至於歐洲，南洋，以及於美大陸等之各地方，亦放其不滅之靈光，曾救濟不知幾億萬萬多數之人類了。

在此等諸國之中，錫蘭，緬甸，暹羅等所謂南方佛教者，尙保留近於原始形狀之佛教；嚴守根本佛教以來之戒律。北方佛教系統之西藏，蒙古等之喇嘛教者，與其民族古來信仰結合之而形造一種獨特之變態佛教，關於此點上各於佛教教團史上均占有特殊的位置。對於此二方面，可稱爲中央教教的印度。北方佛教之本流的中國；爲中國佛教之支流又爲殊特發達東方佛教之日本，在此三國方佛教教理發達史上放其燦然之光彩了。

三國佛教者，自印度而至於中國，從中國而傳於日本，如是次第相傳時間的關係，和三國之歷史及人文之互異，與其國體及國民性的不同因之，各自顯其有殊特的發達，誠可說爲有典趣研究的事實。

### (1) 印度之佛教

自佛弟子爲始多數的聖者，與社會隔離居於山林和洞窟之中，持嚴格的戒律而修禪定，依冥想直觀的之明智(般若)以達觀宇宙之實相，以轉迷開悟，欲斷煩惱獲得解脫涅

焚而努力，是爲印度佛教之特色。故印度佛教，是聖者的佛教而非一般民衆的佛教，因爲一般民衆尊敬此等聖者而布施供養之；目的在於欲得現在及將來的善報。因之其在家之信者，能入解脫之妙境者，殆絕無僅少了。至於大乘佛教，一面興起在家佛教即居士佛教，以補其此中的缺陷，但其抱負可說惟止於一些理想。然而聖者的佛教之印度佛教，因其創作的天才，共通大小乘的幾多淵奧，而再創造詳密的哲理，在佛教史上獨有獨特的價值。

## (2) 中國之佛教

中國在佛教傳入以前，既有相當高遠之文化，且因中國民族以研究性爲特長的關係，與次第輸入印度創造之多數經論與教理的關係，任於何時都以學究的，批判的爲特色，不但持戒律修禪定；而於山林精舍之中肯注其主力於研究翻譯傳來之經論。如果印度之佛教爲聖者的佛教處有特色；而中國之佛教，爲僧侶和居士中之學者的佛教處亦有特色。勿論中國民衆的念佛宗在唐朝之初已然勃興，而西藏之喇嘛教在元朝亦傳入中國，其他民間傳道之高僧，古來尙有多數，中國民族殆全部成爲佛教的信者，但傳來以後通

於二千年之歷史，中國的佛教却成了學問的佛教，又爲研究的佛教，把從印度輸入的經論和教理加以整理而研究之，以闡明其最高真理和最高的價值，更在其整理研究之上組織獨得最高遠的哲理處，於佛教教理史上特放一偉大的光明。

### (3) 日本之佛教

在我國當時輸入大陸文化極盛的時代所渡來，因而遭遇若干反對者亦有之，然而時代的大勢所趨上畢竟未能拮抗，以滔滔不斷之勢故傳來所有中國佛教之形式和內容等等。然而日本的佛教，而非是印度創造的佛教，亦非是中國研究的佛教，反倒以高遠的理想爲實際化，而舉社會的效果處，很有特色。除持戒律修禪定以外，猶綜合中國佛教的結論，又在簡明直截的概念上統一中國佛教，或以信代慧，遂以三學統攝在信的一行上，努力造成這樣信心本位的民衆的佛教了。因此，代洞窟中冥想變爲在都會上傳道，代山上與精舍中研鑽變爲在街市上的教化了。所以速速的勃興了依靠佛教精神的社會了。又把佛教做爲國教實現政教一致，或如爲鎮護國家講經，修行祈禱這麼實行國家和佛教的結合了。故日本的佛教者，既不如印度之聖者的佛教亦不如中國之學者的佛教，而

爲全民衆的佛教，爲國家的佛教及社會的佛教，以國家的及社會的實現其佛教之教理及其信仰，舉其實際上之效果處，在佛教史上誠佔特殊之位置矣。

## 二 日本佛教之代表者

三國佛教之特色既如上述，其能代表日本佛教之特色者畢竟爲誰，此極欲概括的觀察：

- (一) 從傳道普及的方面；
- (二) 從教理發達的方面；
- (三) 從信仰運動的方面；

若從此三方面來觀察，我想大體不外其次之數人。

(一) 自傳道普及的方面；屈指計算年代之次序，第一即爲聖德太子。太子以其聰明英邁之資質，夙能洞見佛教的真價值，於十七條憲法之第二條上揭載，『篤敬三寶』而第一條之『以和爲貴』特使有因果表裡之關係，具體化之爲三寶興隆之勅詔，自四天王寺爲

始及多數優秀寺塔皆造立佛教，太子或自講法華，勝鬘，維摩三經及注釋，實現宗教與政治，佛法與世法一致相依，再以佛教之慈悲為精神而開辦種種之社會事業，係佛教之傳來後僅經過半世紀之時期，處於官民的信謗混沌未決的時代；能判然指其背向教以佛教之可信，示其佛教於國家及社會之活用，再興或以佛教藝術，佛教文化為中心之我國文化，在佛教之普及上有偉大之效果，是不必贅言的。

繼太子之後者為聖武天皇。天皇自稱為「三寶乃奴」披瀝虔敬奉以至純至誠之信仰，例如塑化大佛之際以萬乘之尊而親運泥土，僅此亦為佛教普及上之偉大之實力，其次更令全國建立國分寺（即合金光明寺，四天王寺，護國寺等）及國分尼寺（法華滅罪寺）又於首都奈良建總國分寺為東大寺，總國分尼寺為法華寺並始造東大寺之大佛及全國多數之佛像，復令書寫經典，或築建戒壇，加之光明皇后亦發其純信，多致力於社會事業，此為繼續聖德太子之遺蹤而實現佛教為國教制，政教一致融合，實為後世之規範，致使外國流入之佛教，於是確占有為國教不移之地步，爾來實司配我國的精神界鞏固握其思想界之最高威權之基礎矣。

在聖武天皇之政教一致運動的反面，能助長佛教之普及的貢獻者則為行基菩薩。行基之創唱的「本地垂迹說」，是活用佛教之高遠幽妙的教理，與其無限之包容力，巧妙地撤廢國教運動上之唯一的障礙之國神蕃神之區別，以情理兩面上之神佛之融合一致而企圖國民精神的融合統一。故跟他的社會事業一同，在佛教之普及上實有莫大的貢獻。

至於平安朝△譯者註（當中國中唐時代）傳教大師最澄，開比叡山為國家鎮護的道場，弘法大師空海，建東寺而開高野山遍傳真言密宗，如榮西，道元二禪師說「與禪護國」以禪為日本化，而法然，親鸞二上人，以念佛之易行鼓吹往生西方，此等均為在佛教之普及上均各得多大之效果。第一日蓮聖人所發「我欲為世界的柱石，我欲為世界的眼目，我欲為世界的大船」之三大誓願，並與警告說「因日蓮而知日本國之有無」，標榜「立正安國」起了熱烈地國家的宗教運動，此為一方面聖德太子及聖武天皇以來之理想期於政教一致運動之復活，且為佛教之普及運動亦最有魄力者當無須贅述了。

（二）從教理發達的方面：奈良朝（唐朝）以前之佛教教理，殆從大陸之輸入，對於實際運動及思想的傾向，雖有多少可見者；但於教理發達上尚無何種的具體化。故於我國

之佛教教理史上，最初當推傳教大師了。大師雖原係祖述中國天台宗，但是他在天台法華圓宗之下而創設包括念，禪，密，律之四宗之日本天台，對南都之小乘戒壇而創建北嶺之大乘圓頓戒壇，使後世日本天台為發達獨特之教理，使其門下分出淨土，禪，日蓮等幾多特色的宗派，此為在教理發達史上不可磨滅的功績。

與此傳教大師並肩同時者始為弘法大師。大師係相承從印度傳於中國之善無畏系和金剛智系之二系統的密教，以此為胎藏二部而統一之，而建立二教十住心之教判，從真言密教的立場向佛教各宗下一批判等，興盛了從印度及中國之密教脫化的日本密教之功績，在教理史上亦不可忽視的。

第三即為吾日蓮聖人。聖人以學日本天台為主，但嫌於當時之密教化的天台，故當然直參於中國天台或傳教之天台，更在一方面把念，禪，密，律之四宗從佛教大義名分上作嚴格的折伏，一方面繼續最澄的抱負而攝取其所長收於『三大秘法』之中，或建設獨特精細的教判以批判既成之諸宗派等，其氣概之雄大誠於日本佛教教理史上之一大壯觀也。

(三)從信仰運動的方面：鎌倉時代（當宋朝）初出世之法然上人，祖述中國念佛宗而爲日本化，開當時與社會的狀勢相應之念佛往生之一門，此爲鎌倉時代之新佛教可說是日本特有佛教興隆之先聲，其次繼承者爲親鸞上人，而更爲使之徹底，戒定慧之三學爲無益於末法，自行半俗半僧的生活，而鼓吹絕對的他力之信心宗，此係我國之信仰運動史上不可沒却之偉功。最後與親鸞上人略同時之吾日蓮聖人，對於從來之『稱名念佛』而高唱『唱題成佛』，對於念佛宗即南無阿彌陀佛宗而重新建立即南無妙法蓮華經宗，尤其對於法然，親鸞等之消極厭世的態度；而換以熱烈積極的進取的態度，所謂『折伏逆化』之斷行，勿論於我國之信仰運動上，即就全佛教史上亦難與其比之獨特傳道法，此不能不說是我國之佛教信仰化上與以偉大的貢獻。

綜合以上之概觀，而爲日本之代表者；始自聖德太子而至日蓮聖人，合於僧俗可云十聖也，然而在於此等聖者，各如上之意味，實堪爲我國之佛教代表者，而若更以此項爲直觀，在傳道普及，教理發達，信仰運動之三方面，而爲日本佛教之代表惟獨堪推吾日蓮聖人，聖人雖位於日本佛教發達史上之最後；然而却是與其結論之一人。於此一點，從所有方面來觀察，能真堪代表日本佛教者惟日蓮聖人之一人爲確實。（未完）



戲曲  
鐵拳制裁

菊池寬作  
劍萍譯

時代及地方

二三年前的一天晚上；某都會，一箇學校的運動場。

情景

在無雲翳的晚上又無月亮的時候必看到有輝耀的星斗。對面像似森林一般的東西自左向右地連續著。然而在這方面也不過是模糊底不能十分明白。但在那裡好似有什麼蠢蠢然蠕動的樣子。一注意看時確有黑魃魃般底圓東

西漸漸地集合攏來。在那裡面又似乎有二條白線般地橫抹在那箇圓東西的上頭。一會兒又聽到有聲息了，那確是人間而且還是些很年青的年青人們的腦袋；此時方才明白。在那裡面有二三人的聲音，是很高的；而且，說

出那樣低聲音的人們也漸漸地向這方面走來了；此時都全然明白了。

第一聲 什麼東西呀，那個叫吉田的哩？

第二聲 是那已經有過二三次落第的呀；

年歲的關係真是欺伏人的呵！

第一聲 事情爲什麼又被發覺了呢？

第二聲 那東西因把那箇窰子裡的娘們的

送給牠的情書掉在毛坑裡啦。

第三聲 掉在毛坑裡的信誰去檢起來了呢？

第二聲 不知道是誰；好似是用竿子挑上

來了把那些髒東西洗淨了才晒乾的咧。

第一聲 也有去幹那麼箇可噁的臭事情的

傻瓜嗎？

第三聲 把竿子向糞坑裡去挑東西的傻瓜，那是比逛窰子還骯髒的啦？

第一聲 真的哩！

第三聲 那末，那東西自幾時就徬徨著看

到那箇糞坑裡的了？那纔是個不知氣味的一個男子哪！

第一聲 那無論是早就看中的了啦。然而

不但是女文字就是挑起別的東西也是不當的呵。我實在不明白那東西的意思哩

？去幹那樣骯髒的事情。如果那東西被好奇心的刺戟了，那末在那東西的心的狀態上也所謂是不健全的了喇！

第二聲 向毛坑裡挑上女子寫的信的話，

那不是和谷崎君的『惡魔』裡面的主人公

一樣的吶？

第一聲 我願聽那東西說明去挑那封信的

動機的話呢。

第三聲 那牠是要怪樣地泛著白眼的吧，

而且也必得很有那種愛嬌的理由的哪。

第一聲 無論怎的都是吉田那東西的災難

哩，運氣不好喇！但是也好的，托牠的

福才使我們能夠看到這箇學校裡的惟一

的寶貝啦。

第二聲 是咧。從入學校以來還沒見過一

次這樣底東西呵。

第一聲 不知怎的胸口只管有些跳動的了

呀？總有點好像在那開幕前看到戲台底

前面的脚灯一樣的心情哪！

第二聲 喂，不要說那麼箇俏皮話啦，人

家一個人要被多人打擲了嘿！

第一聲 是那麼爲事情也未可知的吧。可

是在我好像是看見鬮牛樣那麼箇意思喇

。助紂爲虐也原是一種快感的所以哪。繼

母去凌虐繼子天也是懷了有那種興味的

吧？說到人們原是有人們的肉體的自由

的那樣的話，那也是一點決感哩。只說

是有薩其支牧病的性慾也是無過的吧？

縱然當著鐵拳制裁也還是要那麼的喇。

第二聲 說這麼半調子的話得了得了喇！  
若是聽了你這麼的話，那就得要叫你去  
打頭拳的嘿。

第一聲 ……………。

第三聲 阿呀！提灯來了啦！已經快開始  
了吧？

（這時看見有五六箇提灯，像圍著無  
數的人影汹汹地在那走來了。提灯走  
到那稍高底地方的時候，聽見一個持  
提灯的男子說話了。於是那第一聲，  
第二聲，第三聲的聲音全都停止而沉  
默。藉著提灯的光線朦朧地也略能分  
別那些人影。）

持提灯的男子 這回對於吉田君不能不拿

出這箇鐵拳制裁的事情，却是非常地遺  
憾的；但到了此刻也是沒法子的事情的  
了。在我想關於這箇制裁底下的方法及  
程度，還得要對各位相議的。所說到那  
蹴打的事情還可以委任給我們這些委員  
的嗎？或者再付給寮生的全體哩？

（衆皆默然，少頃忽有『委給委員』  
這樣的聲音。於是再看到有個從群衆  
裡面向前走出的男子。）

那個男子 我對於說要蹴打的話是絕對不  
贊成的哩！（從那話聲裡聽到說這話的  
男子，已明白了牠是一個基督教的信徒  
；而且是那個雄辯家的首席，因此衆人

只默然地聽著）在基督教徒中處罰那犯了姦罪的女子和男子的時候；對於人們是誰都敢可以去投第一石的那麼說的話。我想這句話還得要請各位想想的吧？從來罪罰是有輕重的哩，然而在我們的裡面敢說絕對是沒罪惡的恐也沒有一人的吧？（「Amen！得了！得了！」聽到有這麼叫著的男子）如果照我的自供狀，那對於吉田君是不敢去投第一石的哩。我還得要請各位想到愛的一字呵！人們所造的罪惡如果不是從愛之心裡出來的；那豈不是充滿著惡魔的快感了麼？所以無論在自己一沒有想到是自己的

心靈不好，那也可說就是那惡魔的心靈了。

（「渾賬話！」這晨光到處都聽到像有這樣底叫聲。於是復有個男子出至前面。）

第二個男子 我是絕對讚成毆打的！我們不承認矢田部君也強迫到我們有基督教的那種罪惡的觀念。在我們所認定的罪罰是對於有反逆本校的精神，對於校風的污辱。對於這點我絕對敢說是牠的罪罰的成立。而且要對吉田君去投第一石的人，我也是可以的。尤其是我還要對矢田部君說明的；在基督教裡不是也會

有過：若牠有一隻手腐爛了爲救牠的全身而得削去那隻爛手的話嗎？那末在吉田君就正是那隻爛手了哪。

（『哂哂哂』這麼底聲息頗多。）

持提燈的男子 但對於矢田部君和村田君所說的打與不打的爭執，這現在也不是論定的時候哩。不過所說要處罰有那樣行爲的人，這也是本校的內規的，所以只有這箇決議要請教的咧。

某聲 那末還是任我們各個人自去打的好呀。

持提燈的男子 要各個人自去打的請舉手哩………噲，得了………可是那說委給委

員的人……說委給委員的人見多數呢？

但是那要想親自去打的同志那無論親自去也可以的。到了八點就打行事呢。在那時候再鳴金爲號的所以。

（這時待那持提燈的男子向那對過去了以後，在那集合的人們也紛紛地散去了。於是復明白地聽到那以前的三人的聲音）

第一聲 那個叫矢田部君和村田君的男子好像似覷著這箇出風頭說話的機會了咧？這不是若遇到起了什麼事情而不來說話出出風頭好是爲自己的損失了那樣愛說話的了嗎？

第二聲 而且那在什麼時候還不是只說些舊習慣的事情的話嗎？

第三聲 我尤其是頂討厭那個那個叫矢田部的基督教教徒的真味呢！牠們是什麼也沒有說出有感激的話來啦。牠們在自已的一方面不是無論何時都拿出那種像基督教徒的樣子來做廣告嗎？在那些東西要援助吉田的却都不是爲著吉田的，是爲著那些東西的自身啊。說是愛人們的不是爲著愛自己的什麼，這還不是誇示著愛人的話麼？

第三聲 可是那個叫矢田部的男子也是很老實的呢。

第一聲 是那樣的吧。可是欺壓老實的東西，和尊敬老實那些的東西俱是可厭的。說到老實這個東西，真是能防禦自己的一箇最良的手段哩。老實原是利己手段的美名兒吧？在我想道德這東西也就是這箇了。然則道德這東西也不就是最良的一箇利己的手段了嗎？而且道德在個人一方面不過是一種德惠呢。但在別人全沒受過這種德惠，那是不能當他的尊敬的吧？至於不老實的東西，和道德家而不規守自己的那却是有很多誠懇無妄的呀。却不像道德家那樣利己的人間啊。

第二聲 你這也不是無聊的憤慨了嗎？呃，你也不用這樣的獨斷了啦。可是聽那

鳴金爲號那才真是台好看的戲文呀。

第三聲 矢田部的軟論當然也可厭的；但養成毆打的那東西我也要看看牠們的鐵拳制裁底所以喇。

第一聲 而且有說要隨各人自己去打的東西，那不知是什麼箇心意咧？若是不和吉田有私仇，那也是無論是人們一人的自由的說話，只貪著暫時的快感的所以吧？

第三聲 可是在那些說要委給委員的東西，那也是太冷酷的了啦。那些東西只打

算著不自動手而看到很有趣的戲文的哪。

第二聲 那末誰算是第一項賢明的呢？

第一聲 我想只有剩下在房裡用功的那個山口，那是第一項賢明的哩。那東西才是個利己主義的徹底者喇。牠除自己以外的事情一點兒也沒想到的咧。而且對於別人的事情也是一箇絕對不加干涉的。在我想縱然能够支配到別人的生活那樣的程度，那却還算不了是利己的事情啊。那末有了這箇意味在山口君的利己主義是沒罪的喇。但在那強迫著別人到自己的生活的規範內，那樣底東西才算



是第一個人利己的哩。基督教徒和那些勢力家大抵都是這麼個傢伙啊。

第三聲 無論怎麼吉田是可哀想的咧！種種的都是被大夥兒所利用了，真是全像一夥貓兒個個都想要捕著那一隻老鼠；各自都想獲得那箇頂大的利益以飽口腹的樣子的所以咧。如說到刑法的實際，那還是自身的罪惡哪。

第一聲 尤其是死刑的什麼的，那樣底特別哩。人們最怕的是死；雖不怕死的却也是怕那死的豫感呀。在一年前就知道要殺頭的人看啊！那是不能忍耐的哩。比如若被強盜所殺，那是頂痛快的死

法了。真講到死的事情，若沒有豫感而死了那不是頂幸福么？雖然，有些傢伙很同情那些自殺的人們；但那是以生者之心去忖度死者之心的，根本就是錯誤的咧。

第二聲 雖說那東西很憐了學校的名譽，但那還不過是吉原（註）哩。只說到過吉原去了就成爲絕對的事實；但在那些講鐵拳制裁者也只是一種廣告，那才是更憐名譽的咧。

第三聲 伊呀，講到有那箇絕對的事實；絕對被憐了名譽的話的傢伙；學校裡也有的吧一定？

第一聲 那末那些傢伙才是很骯髒的了啦！然而不明白那樣底絕對的事情來了，

那才是奇怪的 Logic 哪。

第二聲 然而一說起到過吉原去的事實，就會有感著興奮的傢伙嗎？

第三聲 什麼那是牠自己被禁止的事情，才來吃著別人的短的所以，畢竟所謂是嫉妬的吵。

第一聲 例如在我縱感到有可嫌惡的傢伙，我想那也是很有趣味的問題呵。實際也沒有可怒的未可知的咧。

第二聲 畢竟那爲什麼又要講打呢？

第三聲 那還是內規的所以吵。

第一聲 慶祝紀念祭那也是年中行事之一吧？

第三聲 但是我無論也是不加反對的咧，有趣的這樣底事情不容易看見的喇。

第一聲 然而如果我是吉田了，那是不能够叫他們打的喇。要被打不如退出學校吵。

第二聲 但在被打的一方面得哩。

第三聲 啊呀！响了啦！鈴聲？有了悲喜劇的氣分了咧？

第二聲 什麼，好是被壓迫樣的咧？陸續地哪！

第三聲 你也有犯過罪的啦？

第二聲 少說混賬話！不像你那麼底被酒店裡的姑娘嘲弄著：一高（第一高等學校）的 Mister，那麼地叫著的吓。

（鈴聲時斷時續地故愈使不安的氣分顯然。於是三人的聲音也漸漸地低沈以至於全聽不明白了。這當兒復有五六箇提灯向這方走著。在那提灯的光焰圍聚的時候浮現出瘦形而帶青白的面孔。）

持提灯的男子 現在要讀議決文了……

（於是高讀議決文裡的文章）舉世滔滔流於文弱，感染泰西之惡風，於戲學生之德義掃地矣。茲當我校諸先輩相議自創立寄宿寮以來於茲三十餘年；常有誇於

豪健之風氣。今者吉田秀三君有北里之稱行，故我徒宜効揮淚以斬馬稷。

持提灯的一人徐徐地向前『委員太田一郎』這麼叫著，同時拍達拍達底打了。『同委員岡崎仁三郎』亦拍達拍達地打著。於是那個瘦身材的吉田左右地搖幌，已被衆人打得鼻血直流了。這當兒後有一個生鬚高背的大漢出來：永井呀永井呀，這樣底喊著。

某男子 睜開眼來！睜開眼來！

被這個男子打著的犯人，已經昏昏地躺下了；但吉田忽地又直立起來

吉田 我被怎樣底蹴打都可以的；但只要

問問諸君：畢竟性慾這箇問題要怎樣底解決？這是我要質問的一句話！……

「還說什麼混賬話哩」這麼怒喊著，隨即又被打倒了。一會兒又看見抬著吉田向那裡去了。於是又聽到以前的三個人說話的聲音。

第二聲 我不能再看了啊！

第三聲 我也是一樣底哩！尤其叫永井的什麼那種無自覺的東西，睜開眼來什麼的喊著；那真是滑稽而悲慘的咧！而且還唸著那樣底議決文：什麼舉世滔滔……

……好笑呵。

第一聲 然而叫吉田的那個男子也稍爲帶

了點演戲的氣味哪。

第二聲 無論怎的也是可哀想的啣！

第三聲 可是第一賢明的是吉田也未可知的啦。

第一聲 然而，無論怎的這是很有趣的哪。

來了這三個人的聲息也沈默了。周圍也沒看見別的什麼，也沒聽見傍的聲音了。

〔註〕吉原：在東京市內淺草公園附近

；爲德川時代以來，最著名之娼

寮。等於北平之八大胡同；上海

之四馬路。

漢詩

▽殘菊傲霜

釋元政

百卉奈霜後 偶餘籬菊叢 殿芳開夏日 抱獨卓秋風  
撥想陶潛節 冷憐湘累忠 凜然何所似 豐饒白頭翁

▽寒松

同人

十里風聲絕點埃 獨依冬嶺立崔嵬 不全大節經霜雪 他日爭成梁棟材。

▽又

同人

長向三冬不失榮 林巒葉盡獨分明 千山萬嶽凋零日 清操清於霜雪清。

▽冰

同人

海內誰今跡九河 寒風日日塞滄沱 雖然凝結成銀色 便是春江萬里波。

▽華藏閣招邀諸賢分唐句得機字

中里峻峰

秋氣滿寥廓	金風肅郊畿	蒼蒼烟松秀	颯颯霜楓飛
招邀世外士	斜日靜林扉	相見共一笑	無言忘是非
却憐迷塗客	不知道心微	百歲荆棘裏	苦城未解圍
薦此香積饌	山厨芋栗肥	幽關天既夕	一灯悟禪機。

▽又

同人

湧出逼非想	登臨小帝畿	仁風鳴寶鐸	惠日映金扉
仰瞻淨滿佛	覺路知昨非	回頭客作業	畫餅如充饑
嘗來法喜食	人天香氣馥	花雨落講座	縹緲紫雲飛
頻伽轉道樹	甘露洒緇衣	華藏世界潤	悟此無礙機。

# 新詩

——遊戲小品——

## ▽自然的生趣

松陰低徊●

怪石屹立的山崖●

閒行步鳥道●過竹園；

竹園繞著梅花堆●

萬象俱寂●我——恰似梅花心裏的孤蜂●

松也●竹也●石也●花也●俱聽自然無喧；

而現實却都與自然來融成一片●渾噩懷抱●

生機盡在不言中●

忽地梅花●竹葉●怪石●孤松●群相握手●

劍

萍

道聲快活；石版生涼•知風來也！

### ▽人生

宇宙是什麼筒形狀？

太陽是怎樣筒底明亮？

蠢蠢的人們；像瞎子般地！

你能够徹底明白嗎？

泥塑的五官•

傀儡的四肢•

背負著一切萬有的磨滅幻現•奇狀！

只看見是衣裳•酒肉；

和終歸淤土的一筒皮囊！

那一天方博得真正人生的希望！

除非奮鬥。突破這個地球上的『電網』！



# 日蓮主義概觀

(上)

鷲嶺學人

## 一、人生的目的

『我們在世上生活，是究竟爲甚麼？』『人生的目的如何？』這個問題，是悟醒理智的人們，碎了好幾回肝膽，要求解決的難題。有人對於這個好像謎兒似的難題目，回答說：『那是爲保存自己和種族。』又有人說：『那是爲實現人格。』又有人說：『那是爲追求理想。』科學家倫理學家哲學家等等，對於這個難題，各人用好幾樣的解釋回答，所見都不一樣，那不必說了。但是日蓮主義，是探求所說的『自己的本體』『人格的基礎』『理想的本質』來，怎末看這個問題呢？現在我想可以用最簡單的斷言回答說：『人生的目的就是成佛。』所以日蓮聖人說：

『我日蓮從少年時代，沒有求俗世安樂的禱告，不過就是想成佛』

那麼『成佛』是甚末事呢？那是變成金色木像的事麼？或是要安坐蓮臺上的事嗎？說

到燦爛金顏色的佛像，或者蓮華臺上微妙圓滿的聖容，那是佛陀的具體的表像，可是不是立刻就能成了我們生存目的的成佛之理想。那麼，我們總得十分明明白白認識佛陀概念。

在妙法蓮華經裏所說的佛陀，有兩種屬性：第一是生命長久，就是有無始無終的久遠的生命。第二是佛陀遍在宇宙裡頭的『實在』，就是宇宙萬有雖然一草一木，沒有不是佛陀的活現的。把這樣的佛陀，我們稱呼爲『久遠實成釋迦牟尼佛。』又省略的稱呼『久遠的本佛。』

本來釋迦牟尼佛，不僅是在印度從一個王族生出來的人，而且按着這位的本體論，就是拿無始無終的久遠生命，遍滿在宇宙裡頭的。這道理是佛陀自己，在法華經如來壽量品裏才說出來的。在別的些多的佛經裏沒說過。這就是法華經的教理，在一切教理裏頭，屬第一的緣故。所以日蓮聖人在開目鈔裡說：

『若是在一切佛經裏頭，沒有這壽量品的時候，就好像是在天上沒有日月，……在人的身體裏沒有靈魂似的……』又嚴嚴的教訓說：『諸宗派的人，不知道壽量品，這

都是和畜生一樣，就是不知恩的人。』(開目鈔)

這樣有長久不滅的本體的本佛，他自己說過：『常住此說法。』可是那聖容不映影在我們一般人的眼睛裡。這是甚末緣故呢？那是實在由驕傲安樂和悲觀無常的凡人的淺見的緣故。若是愚痴迷惑放逸和邪見的凡人，知道佛陀平常日子，住在這娑婆世界，並且知道假令犯甚末罪孽，或是懷着甚末壞心，也能假常佛陀解救，他們就對於這慈悲救濟的君王·父親·老師的佛陀，沒想起渴仰戀慕的思念來。沒有渴仰心的衆生，永遠不能被救濟。這末着，佛陀因為要叫衆生想起信仰心來，就假藏聖容，現出『滅度的相』來了。所以在印度應現的具有人格的佛陀，也是要爲這慈悲的活動，假現又假滅的。這樣神變不可思議的如來的活動，在法華經裡就說：『如來秘密神通之力。』天台大師說：『這「秘密」兩個字的道理，是一身即三身，三身即一身。』現在我要再說說這道理：『法身』就是宇宙法界的本體，『報身』就是具有在法界裡，現出來的好幾樣的現象上的智慧和德性，『應身』就是由這樣的德性，現出好些樣的相貌，感應衆生的機緣。這三身是不要用一點人爲的作用，本來在一個心裏頭，融合在一塊的，這就是佛陀的本體。日蓮

聖人在給四條金吾寫的信裡說：

『譬如月體是法身，月光是報身，月影是應身，一個月亮有三個道理。一位佛陀有三身的聖德。這三身的教義，在法華經以外的佛經上，全都沒說過……』

『無作三身即一』的久遠實成的本佛，若把這個由法身理體上詳細研究的時候，不可不把宇宙裡的萬有，當做佛陀本然的聖容。日蓮聖人在草木成佛口決裡說：

『在壽量品的釋尊，是成了草，或是成了木了。在經上說：「如來秘密神通之力……。」法界沒有不是釋迦如來的聖體……』

即是按着日蓮主義的世界觀，客觀的外界的環境（依報），是究竟主觀的自我（正報）的所產物；三身即一的佛陀，具有融合主觀和客觀的本性。這叫『依正不二』，『人法一如』，『色（物質）心（精神）不二』，『境（客觀）智（主觀）冥合』等等。若是按着宗教學說：這是把宇宙萬有，看做神佛的汎神教的神人同格的境地。可是所謂的神人同格，不僅是冷靜的哲理，以宇宙為本體的佛陀，發起救濟衆生的大活動的時候，就現出人格的實在的聖容來了。應身常住的佛陀，就是這個。有久遠的生命的佛陀，不但是哲理的本體的

法身佛，並且連報身和應身，也有永遠性的。原來佛教，大概是立在汎神教的組織上，所以法身常住的道理，是在別的好幾樣的佛經上，也說過。但是應身和報身常住的道理，是在法華經獨有的最高的教義。所以在開目鈔裡說：

『佛陀在雙林，最後所說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以及在法華經前後所說的各種的大佛經上，全都有法身的無始無終的道理。可是沒說過應身知報身顯本的道理……』

既然法身理體的佛陀，不但是無始無終的，而且應身人格的佛陀也發(開)迹顯本，就成了常住的『實在』。日蓮主義信仰的客體的本佛，是汎神教的神，又是唯一神教的人格實在的神。若是用別的話來說：這就是統一汎神教和唯一神教的宗教。

若是按着發達史研究宗教，從最幼稚未開化的自然的宗教起身，進到倫理的宗教，更進到了超倫理絕對的精神教的區域了。那個絕對的精神教，是分兩樣的趨向進步了：一個是在塞姆民族裡頭發達的希伯來系統的宗教。這個宗教，是奉仕超絕宇宙的唯一神(雅倍)的所謂唯一神教。一個是在阿利安民族裡頭發達的宗教。這個宗教，是認定宇宙萬有神の汎神教。唯一神教，發達到最高地方的，就是基督教。汎神教，最進步的就

是佛教。固然在佛教裡頭，也有近乎唯一神教的；可是說到普通的趨向，這兩大宗教，是各各代表宗教的大潮流。

但是無論到那兒，容易偏于自力（自己的力量）的汎神教，是慢慢的怠慢了信仰的方面，埋頭研究很冷靜的哲理；所以按着宗教說，汎神教，所給大家的實事生活的力量，很少了。再說唯一神教，無論到那兒，本着夤緣他力（自己以外的力量）的感情，就可以成人生的力量的地方，是很有宗教的價值，可是很少哲理的背景。若按着哲理說，在佛教裡頭，有很幽玄的真理；但是對我們的實事生活，倒成了沒關係似的，有只可當做一種學問，關在學者書房裡的趨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又說基督教，隨着近世自然科學的勃興，越發焦慮學問和信仰的矛盾。這末着，青年的求道人們，很願意拿汎神教的彩色來加在基督教教理的根抵上。這兩件事，真可以說是露出這兩大宗教的長處和短處來。所以將來的宗教，一定得兼有這兩大宗教的兩個長處。然而日蓮聖人拿出群的見識，在六百多年以前，已經在法華經上，識認統一這兩宗教思想的最高理想了。所以日蓮主義，不是過去六百年的宗教，是預備着六百年的工夫，有救濟現代及現代以後的新

時代的使命的新宗教。

我們把遍滿在這宇宙法界裡的久遠的佛陀，即是體現宇宙的無始無終的人格實在的本佛跟我們衆生，歸一的狀態，叫做成佛。有五尺的小身體的人，享受徧滿在宇宙裡的本體和久遠的生命的，即是成佛。這個成佛，即是已經在前頭裡說的人生最大唯一的目的，並且理想的。這麼着，我們追求這樣的理想的時候，果然我們具有足以實現這理想的可能性麼？

## 二、實現理想的，可能

按着日蓮主義看起來，人生的目的即是成佛。既然現在的肉體本身，就是成了佛陀，所以在我們的身體裡頭，總得有佛性。這就是所謂「不下種子，就不能生出來」的道理。在涅槃經上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更按着法華經的人生觀看起來，上邊從理想的佛界，下邊到極壞的地獄界，各界的衆生彼此具有別的九界的性質。可是十界如下：

- (1) 以覺悟爲本體的佛、陀。
- (2) 實行自利和利他的修行的菩薩。
- (3) 獨善主義的緣覺。
- (4) 獨善主義的聲聞。
- (5) 以快樂爲本性的天。
- (6) 在善惡和迷悟中間的人。
- (7) 以瞋恚爲本性的修羅。
- (8) 以愚痴爲本性的畜生。
- (9) 以貪欲爲本性的餓鬼。
- (10) 極惡的地獄。

以上的十界，在自己的心裡頭，兼有別の九界。若是看人們的容貌的時候，或現出齷齪，或現出怒氣，或現出喜歡的姿容來。這些都是顯出在人類所具の十界的姿容來的。所以日蓮聖人在觀心本尊鈔上說：



……好幾回看人們的臉面，有時現出歡喜，有時現出怒氣，有時現出平和，有時現出齷齪，有時現出愚痴，又有時現出諂曲來了。怒氣是地獄，齷齪是餓鬼，愚痴是畜生，諂曲是修羅，喜歡是天，平和是人……

……無顧忌的壞人，也是喜愛他的妻子，這是現出菩薩界的一部分來的。……  
……像堯舜似的聖人，對萬民沒有偏辟，那是在人界裡的佛界的一部分。……

這樣在十界裡的各界，又具有十界；而且這各各具有『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的十種的範疇；又更經過衆生（個人性），國土（環境），五陰（五種的物質及精神的要素）的三世間，這樣三個集團的見解，在此處就現出三千世界來了。這三千世界，若是芥爾也有心，就是在那一念裡現出來的。這個一念三千，不但在理論上可以思索，並且在實事的人生生活上，也能活現。這就是日蓮聖人所說的『事之一念三千』△註（對於天台大師，所謂理之一念三千）。既然我們衆生，是一念三千，無論甚麼人，全都有成佛的很尊貴的種子。我們拜念其法華經，並且很盼望聽其真理。也是因為在我們各各的心裡頭，具有佛慧的緣故。

《觀心本尊鈔》：末代的凡人，生在現世界上來，信仰法華經，是因為在人界裡，具有佛界的緣故……。

所以在法華經上，常不輕菩薩，在宗教生活，沒作念經・守戒律・布施・和慈善等等的修行；他只看打道路上，來往的人們，就拿儼然的態度，作了合掌禮拜，和讚歎的修行，就成了佛陀了。這位菩薩，作了在法華經上所謂「但行禮拜」的修行。就是這位菩薩，一看見人們就合掌禮拜說：

「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法華經常不輕品）  
所以他或者被嬌慢的比丘們，惡口罵詈的時候，一點也不介意；或是被他們的杖木瓦石，打擲的時候，他也是避跑到很遠，又說：「我深敬汝等……。」這樣故意實行了禮拜讚嘆的修行了。因為這樣的修行，這位菩薩竟成了佛陀了。這位不輕菩薩的口號「我深敬汝等……。」以下二十四個字的意思，即是最明白表示佛性的實在。所以慈鎮大和尚讚嘆說：

「佛性，全都顯出在二十四個字上了。一點兒也沒有隱藏的。」

日蓮聖人說：

『不輕菩薩，在他所看的人，全都看佛身……。』

這兩句話，不是很有滋味的麼？

天台大師，按着在法華經壽量品裡頭，所說的『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的經文，設立『本因妙』的一科說：『佛因是根本本時的。』日蓮聖人，也是在觀心本尊鈔上，註釋這壽量品的經文說：

『這是在我們自己心裡的菩薩……。』

又更在同鈔裡說破了，如下：

『在我們自己心裡的釋尊，是五百塵點，乃至所顯的三身，即是無始的古佛。……』

所以我們一念三千上具有的佛界和菩薩，是久遠本時的，決不是當時現做的。故按着本體論的絕對界，看起來的時候，是本有自然而然的身，即是本佛。佛陀把這絕對界，叫作『妙法蓮華經。』

日蓮聖人在法華初心成佛鈔上說：

『大凡叫「妙法蓮華經」的緣故，是把我們衆生的佛性，梵天帝釋……等的佛性，舍利弗・目連們的佛性，文殊・彌勒們的佛性和三世諸佛悟覺的妙法，都一體不二的真理，就叫做「妙法蓮華經」……。』

在這妙法蓮華的本體界裡的一個人的我們衆生，也是具有「常體蓮華」的清淨身，在成佛以前已經是個佛陀；即是日蓮聖人在諸法實相鈔上，所謂：

『凡人是體（本體）的三身，即是本佛；佛陀是用（迹用）的三身，就是迹佛。於是乎，我想釋迦佛，是因為我們衆生，具有「君親師」的三德，但是不然，却是我們凡人，把三德奉加在佛陀的。』

我們應該進到這樣的境地之中，但是很可悲哀啊！淺慮的凡人，是僅被「貪瞋痴」很盛和很多的地獄・餓鬼・畜生的世界所囚住，就忘了我們的「體的三身，即是本佛」的很優美的果報，僅在迷惑和煩悶的世界裡，焦慮的甚可憐的命運。譬如本來我們，是富豪的獨生兒子，但是入了不良少年的夥裡，就成了流離失所的窮孩子；並且是不顧着「是好良藥」，就成了發瘋的孩子似的。

那麼這放浪的窮孩子，怎麼可以回到他父親富豪的家裡去呢？這失心狂惑的孩子，怎麼可以進到「心遂醒悟」的門裡去呢？拿別的話來說，既然在我們凡人，有成佛的可能性，怎麼開發本有己心的佛性，就能够回到久遠不滅的本佛的懷裡去呢？實在「靈山淨土，比那個月卿雲客還好看，並且上那兒去着很容易，但是我們還沒去過。我們應該拜着「我即是父」的柔輒的聖容，可是還沒拜看過。這實實在在，不是濕袖焦胸的歎息麼？連有時在晚上看天上的雲彩的顏色，有時看曉月的光，也都是覺着被促心似的思念」很深了。

(未完)

# 兒童文藝

霞 靜 子

## 牛奶和醫生

### 一、大吹大擂的庸醫

老年的時候，有一個國裡，有一位不很聰明的國王。有一天這位國王忽然得了熱病了，那些御醫們，想各樣法子治療了。可是一點也不見效，漸漸的危險，立刻就要死的樣子了。這麼着，這位國王，苦得了不得的就下了諭說：

『誰若把我的病治好，立刻就提拔他當

御醫長。』

若說御醫長那是宮裡的御醫的頭目，所以一定誰都想着要當的。可是又想若是一個治錯了那可了不得，所以誰都不敢言語。這末着，這兒有一個叫愚獻，簡直的沒見說過的這末個鄉下醫生，他就不畏不怕的稟稱：

『我大王爺治病吧。』

可是那當那個差使的人想着『這末個性鄉下醫生那兒成呀？』可是已經病到這麼個地步上，快快的稟報國王。國王說：

『他雖是個鄉下醫生也無妨，快叫他來吧。』

這末着，愚馱就被召入宮了。原來愚馱這個人，又糊塗又不害羞的脾氣，而且他這個醫生沒能耐了。但是他大着胆量想着：

『若是遇着僥倖把那國王的病給治好了，一步登高就可以當御醫長。若錯過這個好機會一輩子就不能出頭了。若是治壞了僅是逃走。』

他就這麼上京了。

雖然如此，可是他驚驚恐恐的想『我是連姓名帶性質，全不知道這樣的人，大概也許推辭我說不能叫我給國王診脈。』

可想不到宮中旨意下來了說：『進宮去。』所以正合了他的心意，就揚揚得意的進到宮裡去說：

『愚馱應大王爺的命召前來。』

侍從長說：

『備是愚馱先生麼？你來的好。這就把你帶到大王爺的病榻前，可是現在按照差使辦我有一件和你打聽的事情。呀，現在我說遲了，我是大王爺的侍從長。』

愚馱說：

「喝！」

愚馱驚訝的樣子，剛要冒險下到庭中行大禮，可是他又轉想「不要如此，若那麼着就被鄉里知道了。」不過點點頭而已說：

「是 是。」

就從從容容的坐着了。又說：

「這麼着，您要問的是……？」

侍從長說：

「是，失禮失禮您的家世是……？」

愚馱說：

「我們家從祖先世代代行醫。」

侍從長說：

「祖先世々代々……哼……。」

這句話連侍從長也驚訝的樣子了。

愚馱說：

「這麼着，我父親，我祖父，還有祖父的父親，祖父的祖父，還有祖父的祖父的父親全是行醫。」

侍從長說：

「這是前多少年？」

愚馱說：

「家父是八十二歲死的，家祖是七十六歲死的，家祖的父親是九十八歲死的，家祖的祖父是一百一十六歲的……失禮



失禮請您算算。這八十二歲。七十六歲

●九十八歲●還有一百……。」

愚獻就揚揚得意的這麼一說。

侍從長說：

「唉唉，你等一等吧。我算學簡直的不行，所以……。」

愚獻說：

「照我所說到如今多少年了。有點兒不明白呀，但是跟凌宵藏的蔓一樣，就是長還長的，那是不錯啊。」

侍從長說：

「是麼，那麼先生是甚麼病最得意呀？」

愚獻說：

「熱病！這熱病是凡有熱的名兒的病症

，不論怎麼重，一定治好了。給您看大王爺的貴恙我管保給好了。」

侍從長說：

「以前你治好了很多的熱病了罷？」

愚獻說：

「聽說在日本京都三十三間堂裡供的佛爺，有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體，但是我治好了的人，不是這麼一點還很多哪。」

侍從長說：

「這可真多的很了，我佩服極了。」

愚獻說：

「您既佩服我，請您把我帶到大王爺的病房去罷。」

侍從長說：

「知道了。你跟我來吧。」

愚駱說：

## 二、國裡滿是病人

愚駱一看這位大王爺，僅剩了骨頭和筋了，哼々の哼着！

那侍從長說：

「大王爺！請您忍耐些，現在愚駱先生來了。」

好像怎麼走怎麼走連一根草也不長的

「是了。」

於是乎，愚駱胡亂鳴鳴的大吹大擂，完全中了計畫，究竟能殺見着了大王爺了。

沙漠地方的旅行人，一心要得着樹陰喝着點兒水的時候，偶然看見一二里地那邊，有如玉似的水流，又有陰陰鬱鬱的樹林子似的。現在有病的大王爺想要怎麼着脫離了病苦，死裡逃生。這時他一定把愚駱，看做神佛的樣子。所以他喜喜歡歡的求

愚獸治病。

愚獸是充作大醫家的樣子，看大王爺的肚子呀，或是看梁的。

那國王說：

『我的病是甚麼呀？』

愚獸說：

『您這是熱的病。』

國王說：

『好得了麼？』

愚獸說：

『好得了。』

國王說：

『那麼你給我治治罷。』

愚獸說：

『是知道了。』

這若是實在的醫生就用各種的藥，可是愚獸不很通達醫學的，他是歪着頭想了想之後，就問說：

『侍從大人，這附近有寒冷的泉水沒有。』

侍從長說：

『是，從這後院裡的菩提大樹底下，滾滾的湧出着水哪。』

愚獸說：

『這好極了，可是有出好乳的牛沒有？』

侍從長說：

「有三頭是給大王爺擠奶用的，牠的個頭兒像象似的那麼大。」

愚獸說：

「好極了好極了，那末快快兒的從那三頭牛身上，每一頭擠一升乳盛在美麗的瓶子裡，然後請拿那泉水冷一冷吧。」

侍從長說：

「是，知道了。」

就趕快的把此事傳給手下了。可是那大王爺等到什麼時候也不給藥吃，就悲聲的吩咐說：

「唉喲！快給我拿藥來呀，我快要死了  
呦！」

愚獸說：

「好了，請侍從長，把第一的紅色缸裡裝入的牛乳拿來吧。」

侍從長說：

「是。」

愚獸在侍從長恭恭敬敬拿來的牛奶裡，早就加雜上榨了的紅花汁，呈給大王爺了。那發熱快有四十度，很困苦的大王爺說：「那清涼而且大紅色牛奶是味美味美」，就沒喘氣息一氣的喝乾了足有三斤多。這末着，因為老沒進飲食的肚子，喝了這些牛奶就安々靜々の睡熟了。

侍從長說：

「噯，大王爺睡覺了。這有多麼稀奇呀！連今天二十一天了。愚馱先生，您的藥的效力真可驚了。」

侍從長這麼滿面笑容可掬的誇賞愚馱的能耐。那時愚馱就吹着說：

「哼，不過是如此的。」

但是衆位呀，這並不是愚馱的藥有效力，就是大王爺病，自然而然的到了好的時候了。那大王爺，連着睡了幾點鐘的工夫方醒了。他到底覺着很爽快了就說：

「托愚馱的福，我的性命復活了。唉，僱們愚馱他是我性命之父母啊！違背了他的命令就如同違背了我的命令一樣啊。」

愚馱他從今天起封爲御醫長吧。」

愚馱說：

「謝々，我真造化了。」

這麼着愚馱果然如自己的願望，從那一起就立身出世當了御醫長了。雖然如此他才一來的時候，很拘謹了。可是以大王爺喜歡他爲得意的事，漸々的他就傲慢起來，到底凡是他自己不入意的醫生，他全給從宮裡逐了出來了。愚馱雖然如何的傲慢，但是人家都以爲他是個大名醫，所以沒有一個反對的。那因爲是他們各人想着自己得了大病好請愚馱給治。但是這愚馱先生，不明白甚麼調和藥味，有病人來

一起手兒就是叫喝牛奶，僅是牛奶尙算是好的，可是加雜上奇々怪々的東西哪，所以到底這個地方那個地方，得瀉肚病的人多起來了。每天每天有幾十人幾百人如此

的死人；不但這樣連大王爺也算是病人之中的人了。一日比一日的瘦得衰弱起來了。從古至今，喜氣充溢的國也滿國的陰氣瀰漫，目下聽不着喜笑的聲音了。

### □好牛奶乃人身之藥品

這樣一來，此處有一位叫救命的名醫。他想着要怎麼樣把自此國的大王爺起，以至於一般的病人救一救。但是無奈愚昧他很囂張，別人不能近到大王爺跟前。這名醫救命，想了個計策先投入了愚昧門下，爲徒弟。可是甚麼也不知道的愚昧先生說：

「你要當我的徒弟那好吧，我收你徒弟，可是要當實在的醫生，是至少總得在我這兒做四十八年飯才成啊。」

救命說：

「可以可以，不論四十年五十年，我一定要在您的門中忍耐忍耐的。」

這麼着救命就完々全々の如了自己的

願望，入在愚駱門下當了徒弟了。有一天因為愚駱上宮中看大王爺的病去，吩咐救命跟着。那救命很喜歡擔着藥箱子，就進宮中去了。他不露形跡的一看大王爺的病體，瘦的如同一根線兒似的好像立刻就要氣息斷絕的樣子。

大王爺說：

「愚駱呀，有什麼高名的藥品沒有？我若如此的景況就要死了。」

可是那愚駱甚麼話也沒說。不是呀，他雖想要說可他不知道那麼好的藥。此時救命忽然站出來說：

「大王爺呀！若說那好藥我倒帶着哪。」

您若想真救活了您的性命，請您把愚駱這個庸醫趕開，命我給您治療吧，這愚駱他甚麼也不會就是瞎撞事。」

愚駱聽見這話就大驚失色的說：

「唉唉，倘是我的徒弟的身分，怎麼說這樣無禮的話，由今天為止我不要你這樣的徒弟，立刻走吧。」

愚駱雖如此的說，可救命一點也不恐怕，尚且還對着大王爺，指摘愚駱吹大話的憑據。那大王爺也如夢初醒大悟了，就把愚駱給趕走了。另叫救命當大王爺的醫生。這麼一來，當時大王爺的災病也忽然好了，照舊的御體健壯起來了；而且閣

國的病人眼看着都好了病了。於是乎，救命對着大王爺說：

「從今以後，請您斷々の不要以牛奶爲藥品。牛乳雖然成毒，可也決不能做藥品。若是國民中有喝牛奶的，請急速把他斬首了吧。」

那大王爺就照那麼辦了。後來過了有一年上下，那位大王爺又得了熱病了。這時救命就說：

「大王爺的貴恙是喝牛奶最有效，請您早晨午間晚上，用三回牛奶吧。」

此時大王爺就生了氣了說：

「你別說了救命，你去年不是說牛奶有

毒不要喝，若是國民中有喝的把他斬首麼？可是現在你叫我喝牛奶，你怎麼這麼千奇百怪的撒謊。」

救命清々楚々の給大王爺論解說：

「大王爺呀，這不是那麼一概而論的，蟲子裡有吃樹皮留下亞如文字似的跡痕的蟲子，可並不是蟲子懂得文字，可是人看見他想着蟲子懂得文字可驚。愚獸他也是這個理，他一些也不明白醫學，不論甚麼病全叫喝加雜上各種東西的牛奶，因爲如此國中才有病人了；不但國民，連大王爺也病了。第一清潔的牛奶，還是大王爺御體上無尙的藥品……牛



奶怎麼是藥，吃不好的草，喝不好的水，吸不好的空氣的牛的奶，雖然成毒也斷斷不能當藥的。」

他這麼明白的說了，那大王爺這才明

白那個理了，急速吩咐從好牛的身上擠乳喝了，果然病症像拭去的樣子大痊癒了。國裡也太平天下了。大喜大喜。完

（按大涅槃經哀歎品）

所詮天下泰平國土安穩，君臣所樂，士民所思也。夫國依法而昌，法因人而貴。國亡人滅，佛誰可崇，法誰可信哉。先祈國家須立佛法。……

（日蓮聖人遺文立正安國論）

